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七 八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七

品行部一

德行

不肖管子為主而惠為父母而慈為臣下而忠為子婦而孝四者人之｜｜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為不肖

仁祖交慶管子孝弟者｜之｜也忠信者｜之｜也

聰明當物管子｜｜｜｜生之德也注非禮勿視聽故曰當物

以德予人管子臣聞之｜｜｜｜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

大仁管子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

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丨丨也哉其朋乎

朐朐莊莊由由

管子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丨丨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丨丨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丨丨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注朐朐柔順貌莊莊矜直貌由由悅也

上德若谷

老子丨丨丨丨注上德之人若深谷不恥垢濁也

美言尊行

老子丨丨可以市丨丨可以加人

三寶

老子夫我有丨丨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被褐懷玉

老子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丨丨丨丨

大方

老子丨丨無隅注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

行無轍迹言無瑕讁

老子善丨丨丨

丨善丨丨丨丨自勝老子丨丨者強注人能自勝己情欲則天下無有能與己爭者故為強

神清智公文子神者智之淵也丨丨丨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丨丨丨則心平

不慙影魂晏子嬰聞之君子獨立丨丨於丨獨寢不慙於丨

和調不緣溪盎不苛晏子君子之大義丨丨丨而丨丨丨丨丨而丨丨莊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劌

天地之大府尸子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圜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矣聖人正已而四方治故曰丨丨丨丨

德進乎日莊子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丨之丨丨丨者乎

與物為春莊子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兑使日夜無郤而丨丨丨丨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

接而生時於心見上

天鬻莊子聖人不謀惡用智不斵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丨丨丨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觚而不堅莊子與乎其｜｜｜｜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

與有足者至於丘莊子以德為循者言其｜｜｜｜｜｜｜也

尸居龍見淵默雷聲莊子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而｜｜｜｜而｜｜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

神動天隨見上

役德莊子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其｜者也

人貌而天莊子其為人也真｜｜｜｜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虛緣葆真見上

正容悟物

使人意消見上

辟金莊子至信｜｜

飲人以和莊子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

中心欣然愛人韓非子仁者謂其｜｜｜｜｜｜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

內

外相應言行相稱 韓非子所謂方者｜｜｜｜｜｜｜｜也

積善成德 荀子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

德操 荀子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

志廣體恭 荀子君子貧窮而｜｜隆仁也富貴而｜｜殺勢也安燕而血氣不惰柬理也勞勌而容貌不枯好交也

難狎難脅 荀子君子易知而｜｜易懼而｜｜

至文 荀子君子寬而不僈廉而不劌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夫是之謂｜｜

大心小心 荀子君子｜｜則天而道｜｜則畏義而節

君子安雅 荀子越人安越楚人安楚｜｜｜

言有壇宇行有防表 荀子君子｜｜｜｜｜｜｜｜｜道有一隆

國寶國器國用 荀子口能言之身能行之｜｜

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丨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丨丨也　色澤洽丨丨荀子德至者丨丨行盡而聲聞遠　百善至百邪去丨丨呂氏春秋夫執一術而丨丨丨天下從者其惟孝也　霜雪既降知松栢之茂呂氏春秋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羮不糝宰予憊矣孔子絃歌於室顔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絶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顔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憱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吾也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内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丨丨丨丨吾是以丨丨丨丨丨丨也　至貴呂氏春秋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

富有天下而不騁夸卑為布衣而不瘁攝貧無衣食而不憂懾狼乎其誠自有也覺乎其不疑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忽忽乎其心之堅固也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昏乎其深而不測確乎其節之不庳也就就乎其不肯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假乎其輕俗誹譽也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

與陰陽化 見上

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 見上

扃閉 呂氏春秋中欲不出謂之｜外欲不入謂之｜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

顏氏樂內 揚子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子之｜｜樂也｜紆朱懷金之樂也外

修身為弓矯思為矢立義為的 揚子｜｜｜以｜｜｜

｜以｜｜｜以｜｜｜奠而後發發必中矣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揚子或曰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君子不動動斯得矣

閎深肅括揚子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曰其為中也｜｜｜其為外也｜｜則可以禔身矣德

表揚子或問｜｜曰莫知作上作下請問莫知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彌中彪外揚子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而｜｜也注彌滿也操冠秋雲神棲九

元抱朴子遯世之｜眇焉｜｜｜之表遺俗之｜緬然｜｜｜之端太極合德神道並

行文中子子遊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其與｜｜｜｜｜｜｜｜乎無負幽明文中子孝哉薛收行｜｜於｜｜太和為表至心

為內文中子芮城府君起家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節曰何以加乎曰子曰｜｜｜之｜｜｜之｜行之以恭守之以道

居於鄉里而爭者息文中子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德

善德見上

三有七無君子之職文中子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無財怨無專利無苟說無伐善無棄人無畜憾薛收曰請聞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

能文則得天地國語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

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龢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天地所胙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知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胙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戚不背本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

經天緯地 見上

被文相德 見上

國棟 國語不厚其棟

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楨莫如德

注言國至重非德不任｜｜

受命不遷為敬敬順所安為孝

國語事君以敬事父以孝｜｜｜｜｜｜｜｜｜｜｜｜注遷從也敬順敬順父之所安

木彊敦厚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勃為人｜｜｜｜高帝以為可屬大事

擇地而蹈

史記伯夷傳或｜｜｜｜｜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

齊魯諸儒質行不及

史記萬石君傳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皆自以為｜｜也

無他腸

史記衛綰傳上以為廉忠實｜｜｜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

方聞

漢書武帝紀詳延天下｜｜之士咸薦諸朝注師古曰方道也聞博聞也言悉引有道博聞之士而進於朝也一曰方謂方正也

鞠躬履方

漢書馮奉世傳贊宜鄉侯參｜｜｜｜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

道不可詘身詘

何傷 漢書孫寶傳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偫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

悃愊無華 後漢書章帝紀安靜之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

篤行淳備 後漢書鄧禹傳禹內文明｜｜｜｜｜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埶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

野無煙火而獨在冢側 後漢書祭彤傳彤字次孫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

｜｜｜｜毋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

經為人師行為儀表 後漢書伏湛傳

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修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清修雪白 ｜後漢書宋弘傳第曰太中大夫宋漢｜｜｜｜正真無邪按漢弘從孫

仁不遺舊忠不忘君 後漢書鮑永傳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問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

過人者四 後漢書桓彬傳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為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為酒黨事下尚書令劉

猛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為阿黨請收下詔獄在朝為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廢光和元年卒於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傷之所著七説及書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以為彬有｜｜｜｜夙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絶高也辭隆從窊絜操也廼共樹碑而頌焉

常聞烈士乃今見之　後漢書劉平傳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絶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平叩頭曰今旦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

江巨孝　後漢書江革傳

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㠯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㠯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㠯供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㠯母老欲不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㠯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㠯見穀千斛賜巨孝常㠯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㠯終厥身如有不幸祠㠯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

三不惑

後漢書楊秉傳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酒色財也

郭有道無愧色

後漢書郭太傳卒於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文既而

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耳

二弟成名自取大譏 後漢書許荊傳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晏普未顯欲令||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

閉户自撾 後漢書繆肜傳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鬬爭之言肜深懷憤歎乃||||曰繆肜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

不使王彥方知 後漢書王烈傳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

主得之謚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懷耻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

廬於里門晨昏不廢

後漢書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序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廼｜｜｜｜｜｜｜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奴婢引老者田廬取荒頓器物取朽敗

見上

雷震輒圜冢泣

後漢書周磐傳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

不還廼啞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啞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名為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順｜｜｜｜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

退能守靜進能不苟

蜀志龐統傳注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耳順｜｜｜｜｜｜濟答曰子昭誠自長幼貌潔然觀其臿齒牙樹頰胲吐唇吻自非文休敵也

秉心公亮

蜀志董允傳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欲任以宮省之事

犯禁委官

吳志三嗣主傳注吳錄曰孟仁還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孫權特為減死一等使復為官蓋優之也

含素

晉書王祥鄭沖傳贊

鄭冲｜｜王祥遐暮百行斯融雙飛天路

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晉書何曾傳司隷校尉傅元著論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潁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内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曰潁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予於潁昌侯見之矣又曰見其親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於潁昌侯見之矣

清恐人知晉書胡威傳武帝語及生平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耶對曰臣父｜｜｜｜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手不驅蚊晉書吳隱傳少有孝行夏日常｜｜｜｜懼其去己而噬親也

攺獨楓里為孝行

宋書郭世道傳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事父及後母孝道淳備年十四又喪父居喪過禮殆不勝喪家貧無產業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議曰勤身供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倍還先直服除後哀戚思慕終身如喪者以為追遠之思無時去心故未嘗釋衣帢仁厚之風行於鄉黨隣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元嘉四年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太祖嘉之敕郡牓表閭門蠲其稅調｜所居｜｜｜｜｜爲

虛中竟曰義不獨飽

宋書郭世道傳子原平稟至行養親必己力性閑木功傭賃以給供養性謙虛每為人作匠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飡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要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中買糴然後舉爨

采筍置籬外

宋書郭世道傳宅上種少

竹春月夜有盜其筍者原平偶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此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鄰曲慙愧無復取者

尊老在東何心獨饗白粲

宋書何子平傳少有志行見稱於鄉曲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不辦常得生米｜｜｜｜｜｜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致其家則不肯受

雖處闇室如接大賓

宋書何子平傳幼持操檢敦厲名行｜｜｜｜｜｜｜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貴之

一生不侮闇室

宋書阮長之傳在中書省直夜往鄰省誤着履出閤依事自列門下門下以閤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囘遣送之曰｜｜｜｜｜｜

不衣綿帛

宋書朱百年傳與同縣孔凱友善凱亦嗜酒相得輒酣對飲盡歡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

並無絮自此｜｜｜｜嘗寒時就凱宿衣悉襖布飲酒醉眠凱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具去體謂凱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凱亦為之傷感

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　梁書傅昭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陽尹袁粲深為所禮辟為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定其所制每經昭戶輒歎曰｜｜｜｜｜｜｜豈得非名賢

還淳反樸激薄停澆　梁書明山賓傳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用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矣

此牛經患漏蹄無容不相語　見上

得一妄語謝一縑　梁書何遠傳每戲語人云卿能｜我｜｜｜則｜卿以｜｜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常噉麥　陳書徐孝克傳所生母患欲粳米為粥不能常

辦母亡之後孝克遂｜｜｜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之焉

有王祥之性 陳書蔡徵傳繼母劉氏性悍忌視之不以道徵供侍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景歷以為｜｜｜｜｜更名徵字希祥

孝門有孝子 陳書謝貞傳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時尚書右丞徐祚尚書左丞沈客卿俱來候貞見其形體骨立祚等愴然歎息徐喻之曰弟年事已衰禮有恒制小宜引割自全貞因又感慟氣絕良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憫默而出祚謂客卿曰信哉｜｜｜｜｜客卿曰謝公家傳至孝士大夫誰不仰止此恐不能起如何

投書相告置靴中不視 南史豫章王嶷傳嶷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竟｜｜｜取火焚之

晝夜伏戶外 南史虞悰傳悰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雖子弟亦不得前時悰年十二三｜｜｜｜｜問內豎消息問未知轉鳴咽流涕如此者百餘日

終

身不嘗檳榔南史任昉傳昉父遙本性重檳榔以為常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為恨遂||||||

宗曾子南史解叔謙傳宗元卿字希蔣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鄉里宗事之號曰|||

掬吐噉之魏書宗室子華傳子華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為中毒甚憂懼子華遂||||盡||||其母乃安

古之遺孝魏書王慧龍傳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也

以產則貧論道則富魏書高允傳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宗華交不遺舊||||||所謂伊人實邦之秀

縮屋稱貞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按士衡杜銓字

不娶

北齊書廢帝紀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陽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柳下｜｜｜｜｜｜｜｜｜｜｜｜者也乃賚絹百疋

人寶

周書蘇綽傳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為｜｜｜也

誠孝為首

隋書高祖紀詔曰君子立身雖云百行唯｜與｜最｜其｜

志除三惑心慎四知

隋書韋世康傳與弟子書曰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衮命頻泣方岳｜｜｜｜｜｜｜｜以不貪而為寶處膏腴而莫潤如斯之

孝敬村和順里

隋書李德饒傳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送葬之日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線徒跣號踴幾絕事頗為時悉

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其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里為｜｜｜

圖形定省 隋書徐孝肅傳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求畫工｜其｜像構廟置之而｜｜焉

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 隋書趙軌傳東隣有桑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誡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汝等宜以為誡

牽牛置涼處飼之 隋書李士謙傳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

崔九作孝風吹即倒 北史崔子約傳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居喪哀毀骨立人云｜｜｜｜｜｜｜｜禫月兄子度死又百日不入房

天子就諸侯度卿大夫譽士究庶人畜 舊唐書禮儀志按孝經援神契云｜｜｜孝曰｜就之為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

親獲安故曰就也丨丨孝曰丨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丨丨丨孝曰丨譽之為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丨孝曰丨究者以明審為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丨丨孝曰丨畜者含畜為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

何忍以汝為賤隸 舊唐書李大亮傳以功賜奴婢百人大亮謂曰汝輩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丨丨丨丨丨丨乎一皆放遣高祖聞而嗟異復賜婢二十人

故人雖微賤必與抗禮 舊唐書岑文本傳文本自以出自諸生每懷撝損平生丨丨丨丨丨丨之丨丨居處卑陋室無茵褥帷帳之飾事母以孝聞撫弟姪恩義甚篤太宗每言其弘厚忠謹吾親之信之

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 舊唐書顏師古傳時劉黑闥初

平人多以强暴寡禮風俗未安遊秦撫恤境内敬讓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顔有道性行同莊老｜｜｜｜｜｜｜｜｜高祖璽書勞勉之按遊秦師古叔父

以一介易十囚之命

舊唐書崔仁師傳時青州有逆謀事發州縣追捕反黨俘囚滿獄詔仁師按覆其事仁師至州悉去杻械仍與飲食湯沐以寛慰之唯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原免及奏報詔使將往決之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此獄徒侶極衆而足下雪免者多人皆好生誰肯讓死今既臨命恐未甘心深為足下憂也仁師曰嘗聞理獄之體必務仁恕故稱殺人刖足亦皆有禮豈有求身之安知枉不為申理若｜｜｜暗短但｜得｜｜｜｜亦所顧也伏伽慙而退及敕使至青州更訊諸囚咸曰崔公仁恕事無枉濫請伏罪皆無異辭

性合元和身齊律度

道匡雅俗器重宗彛

舊唐書楊綰傳代宗詔曰楊綰｜｜｜｜｜｜｜｜｜｜｜｜｜｜

｜｜寬柔敬恭協於九德丈行忠信弘於四教內無耳目之役以孝弟傳於家外無車服之容以貞實形於代

脫械縱賊 舊唐書呂元膺傳出為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郡獄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惘焉盡｜其｜｜之與為期守吏曰｜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盜感義相引而去

書百餘忍字 舊唐書張公藝傳鄆州壽張人張公藝九代同居北齊時東安王高永樂詣宅慰撫旌表焉隋開皇中大使邵陽公梁子恭亦親慰撫重表其門貞觀中特勑吏加旌表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過鄆州親幸其宅問其義由其人請紙筆但｜｜｜｜高宗為之流涕賜以縑帛

貫徹幽微 舊唐書劉德威傳子審禮少喪母為祖母元氏所養隋末德威從裴仁基討擊道路不通審禮年未弱冠自鄉里負載元氏渡江避亂及天下定始西入長安元氏若有疾審禮必親嘗

湯藥元氏顧謂孫曰我兒孝順
｜｜｜吾一顧念宿疾頓輕人瑞舊唐書孝友傳質
麒麟鳳凰飛走之類惟孝與悌
亦為人瑞海東曾閔舊唐書東夷百濟國傳義慈事
親以孝行聞友於兄弟時人號
｜｜賜清白箴唐書許圉師傳為虔州刺史稍遷相州
專以寛治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受賕者
圉師不忍按但｜｜｜其言長者稱婁郝唐書婁師
人自愧後修飾更為廉士
德傳總邊
要為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鷙
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之｜｜
｜｜｜僕不去曹囚無死法唐書李日知傳李日知鄭州
滎陽人及進士第天授中歷
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為酷日知獨平寛無文致嘗免
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
知曰｜｜｜｜｜｜｜皆為蠱不誅唐書李勉傳屯
以狀讞而武后用日知議
部人父病｜｜

求厭者以木偶署勉名埋之掘治驗服勉曰是為其父則孝也縱丨丨

門樹六闕 唐書楊炎傳父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炎三世以孝行聞至丨丨丨丨古所未有

倭子勸吾食吾輒飽 唐書李遜傳遜弟建字杓直與兄俱客荊州鄉人爭鬭不詣府而詣建平決無頗母憐其孝每字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進樂吾意其瘳

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唐書韓愈傳愈貶山陽令有愛在民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鑱名泰華 唐書安金藏傳金藏母喪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卬燥泉忽湧流廬之側李冬有華犬鹿相擾玄宗厲其事於史官詔丨其丨於丨丨二山碑以為榮

闕中曾子 唐書賈循傳父會有高節親亡負土成墓廬其左手蒔松柏時號丨丨丨丨

盜樹自匿 唐書楊城傳閭里有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決之有丨其丨者城過之慮其恥退丨丨

寒而

飲何責焉
唐書楊城傳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於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

六院一庖
唐書劉君良傳武德中深州别駕楊弘業至其居凡｜｜｜共｜｜｜子弟皆有禮節歎挹而去

二孝贊
唐書侯程傳侯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壙作塚皆身執其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卻之廬墳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垢塵積首率夜半傳墳踴而哭鳥獸為悲號李華作｜｜｜表其行曰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親為子忠君為臣兆自天命降及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過及智就為之禮文至哉侯氏創巨病殷手足胼胝以成高墳夜黑颷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迥徹蒼旻苴斬三年爾獨終身嗟嗟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配瞻前無隣

孝友童子
唐書陳饒奴傳饒奴年十二親併亡窶弱居喪又歳饑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訴相全

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儲署其門曰|||

平生不欺 五代史段希堯傳希堯使於吳越是時江淮不通凡使吳越者皆泛海而多風波之患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懼希堯曰吾||||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亦止

閨門食不異品 宋史范質傳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孤遺||之中||||身沒家無餘貲

西舍封識宛然 宋史劉溫叟傳太宗在晉邸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溫叟受之貯廳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紈扇所遺吏即遺錢者視||||||還以白太宗太宗曰我錢尚不用況他人乎昔日納之是不欲拒我也今周歲不啓封其苦節愈見

買田宅營林榭 宋史孫觀傳觀性至孝初為秘書郎其父方為州從事因上書願以官授父真宗嘉之以居業為京官及觀貴居業由恩至太府卿居業嘗過洛喜其山川風

物曰吾得老於此足矣觀於是｜｜｜｜｜｜以適其志蚤起奉藥餌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廢也按居業觀

父

計直掛錢於樹 宋史查道傳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而去

不持一硯 宋史包拯傳拯字希仁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歸

得奇繒文錦恣兄弟擇取 宋史孫存傳存性孝友嘗為蜀郡｜｜｜｜｜以歸悉布於堂上｜｜｜｜｜常曰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柰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收恤宗屬嫁聘窮嫠不使一人失所

盛夏不袒跣 宋史馬從先傳從先性嚴整雖｜｜｜｜｜

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 宋史司馬光傳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

不知為

帥客 宋史范鎮傳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丨丨其丨丨丨丨也

露坐達明 宋史趙汝愚傳父善應性純孝親病嘗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丨丨丨丨門啓而後入

朱墨銘 宋史陳宓傳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丨丨丨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

舉家不食筍 宋史張載傳弟戩出知公安縣徙監司竹監丨丨丨丨

灼背燒頂刺血書經 宋史朱壽昌傳字康叔揚州天長人壽昌母劉氏張妾也張守京兆劉氏方娠而出壽昌生數歲始歸父家母子不相聞五十年行四方求之不置飲食罕御酒肉言輒流涕用浮屠法丨丨丨丨丨丨丨佛丨力所可致無不為者熙寧初與家人辭訣棄官入秦曰不見母吾不反矣遂得之於同州劉時年七十餘矣

嫁党氏有數子悉迎以歸

投金庭下　宋史穆修傳字伯長鄆州人張知白守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名修作記記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修為壽且求載名於記修｜｜｜趣裝去郡士謝之絕不受且曰吾寧糊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汙吾文也

懷金不敢出　宋史陳師道傳初遊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欲為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

歸直取牛　遼史蕭韓家奴傳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鬻之韓家奴曰利已誤人非吾所欲乃｜｜｜｜

刲股作羹　金史龐廸傳廸性純孝父病醫藥弗效廸仰天泣禱｜｜｜由是獲安昆弟析家財廸盡以與之一無所取官爵之廕率先諸侄

蔭先諸侄　見上

此金豪氏

物金史宋可傳其姑適大族粲氏貞祐之兵夭及子皆死於難姑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可受不辭其後姑得粲氏疎族立為後挈之省外家可乃置酒會鄉鄰謂姑曰姑往時遺可以金可以粲氏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丨丨丨丨丨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妻子舁金歸之

受孔子戒元史康希憲傳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丨丨丨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果熟墮地亦不睨視元史許衡傳庭有丨丨爛丨丨童子過之丨丨丨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

身不懷幣口不論錢元史劉敏中傳敏中平生丨丨丨丨丨丨

求來諫劉向說苑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丨以丨丨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敦敦悾悾嚴遵道德指歸藴盛德之人丨

｜｜｜若似不**大雅之稱**劉劭人物志具體而微謂之足無形無容德行德行也者｜｜｜也

九行王嘉拾遺記軒轅使｜｜之士以統萬國九行者孝慈文信言忠恭勇義以觀天地以祠萬靈亦為九德之臣

閒室之内嚴若朝典劉義慶世說華歆遇子弟甚整雖｜｜｜｜｜｜｜｜

未嘗臧否人物劉義慶世說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不**

言而四時之氣備劉義慶世說謝太傅絶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亦｜

作人無長物劉義慶世說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我本謂卿多故求耳恭對曰丈人不悉恭恭｜｜｜｜｜

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劉義慶世說庾太尉少為

王眉子所知庾過江歎王曰｜｜｜｜｜｜｜｜

德星聚 劉峻世說注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侄造荀父子於時｜｜｜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按荀荀淑

理感英獸 酈道元水經注縣東北上亦有孝子楊威母墓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采薪為虎所逼自計不能禦於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耳而去自非誠貫精微孰能｜｜於｜｜矣

三品不逾一尉 劉肅大唐新語楊嶠為祭酒謂人曰吾雖｜｜非不榮貴意謂｜｜曉昔｜｜也時議重之

鄉葬 李肇國史補大歷初關東人疫死者如麻滎陽人鄭損率有力者每鄉大為一墓以葬棄尸謂之｜｜翕然有仁義之聲損則盧藏用外甥不仕鄉里號曰雲居先生

恂恂如小子弟 趙璘因話錄僕射柳元公家行為士林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太夫人盡孝敬之道凡事不異布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連小字呼公者性嚴重居

外下輩常陽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穀顏待家人｜｜｜｜｜｜敦睦內外當時無比

自昇肩輦

兩肩皆瘡

趙璘因話錄滎陽鄭還古少有俊才嗜學而天性孝友初家青齊間遇李師道漸阻王命扶侍老親歸洛與其弟｜｜｜｜｜｜晨昏奔迫｜｜｜｜｜

公庭可從權簿書當仍舊

趙璘因話錄崔相國羣為華州刺史鄭縣陸鎮以名與崔公近諱音同請假崔視事後遍問官屬怪鎮不在列左右以廻避對公曰縣尉旨授官也不可以刺史私避而使之罷不治事名之令出鎮因陳牒請權改名項公判准狀仍戒之曰｜｜｜｜｜｜｜｜以｜｜｜｜｜｜則｜｜｜｜臺省中無陸項名也其知大體如此

有脚陽春

王仁裕開天遺事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咸謂璟為｜｜｜｜｜｜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

魏公之客不敢出他門

王偁東都事略王巖叟傳韓琦留守北京辟巖叟為屬韓絳代琦復欲留

巖叟巖叟曰巖叟｜｜｜｜｜｜｜｜｜也士君子稱之

嗇用廣施

王偁東都事略鄭俠傳俠性清儉布衣糲食終其身平居進止必以禮法閨門帖然不肅而治喜賓客樂教訓｜｜｜｜鄉里敬之

歸錦囊珠

李元綱厚德錄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覺牀笫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又其中則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於室曰某年某月日劍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急沿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其牓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原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以為已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强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林君祈福

置器投豆

徐度卻掃

緗趙康靖公槩既休致居鄉里宴居之室必置三器几上一貯黄豆一貯黑豆一空又間投數豆空器中人莫喻其意所親問之曰吾平日興一善念則投一黄豆興一惡念則投一黑豆用以自警始則黑多於黄中則黄多於黑近者二念俱忘亦不復投矣

度量

德善德信 老子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

和光同塵 老子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其｜｜｜其｜是謂元同

元同 見上

孩之 老子聖人在天下怵怵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

孔德之容 老子｜｜｜｜唯道是從注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

衆人歸之如魚有依 晏子臣聞

君子如美淵澤容之｜｜｜｜｜｜｜｜極其游泳之樂

兼術 荀子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

殺白騾取肝 呂氏春秋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欵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嘻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名庖人｜｜｜｜｜以與陽城胥渠處

遍飲 呂氏春秋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野人取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而去

取酒張坐歌呼應和 史記曹相國世家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名按之乃反｜｜｜｜飲亦｜｜與相｜｜

可溺矣

公等足與治乎 史記韓長孺傳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内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内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卒善遇之按安國韓長孺名

務掩過揚善 漢書丙吉傳於官屬掾史丨丨丨丨丨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按地第同

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 後漢書卓茂傳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為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下駕步歸 後漢書劉寬傳寬嘗

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視奴疑必自殺 後漢書劉寬傳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

羹爛汝手 後漢書劉寬傳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期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其性度如此

以邑毀超故今遣之 後漢書班超傳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衞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

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千頃波 後漢書黃憲傳郭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辟諸氾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終不言盜 後漢書姜肱傳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掠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荷甑墮地不顧而去 後漢書郭太傳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

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牽牛著涼處 魏志管寧傳注鄭有牛暴寧田者寧為｜｜｜｜自為飲食過於牛主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

既無戚容又無喜色 蜀志蔣琬傳亮卒以琬為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

心無適莫 蜀志蔣琬傳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耶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得免重罪

以稻與人 吳志鍾離牧傳牧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縣｜縣長聞之名民

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餘肉
事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耶
可共啖晉書郭舒傳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鄉
饑所以食牛耳｜｜｜｜之世以此服其弘
量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晉書阮瞻傳善彈琴人聞
其能多往求聽｜｜｜
｜｜｜｜神氣沖二十年未嘗見喜愠之色晉書
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嵇康
傳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
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游世
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
山陽｜｜｜｜其｜｜｜｜方清歌鼓琴不以屑
意晉書謝鯤傳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為掾任達不
拘尋坐家僮取官槀除名於時名士王元阮修之徒
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為之歎恨鯤聞之｜
｜｜｜｜｜｜｜莫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逸羣

之量晉書索靖傳靖少有—何須壁後置人晉書謝安傳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

圍棊賭別墅晉書謝安傳時苻堅強盛疆埸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尅捷堅後率衆號百萬次於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安常棋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遊涉至夜乃還

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晉書王獻之傳夜臥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

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群偷驚走

捫虱而言旁若無人 晉書苻堅載記桓温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荐猛王猛

覓新者備君 宋書劉凝之傳有人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已敗今家中｜｜｜｜｜也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之不肯復取

取絹繫牛角 齊書豫章王嶷傳世祖即位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不許｜｜｜一匹橫｜｜｜放歸其家

索轝徐去 齊書褚淵傳性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烟焰甚逼左右驚擾淵神色怡然｜｜來｜｜

藏客引咎 齊書江斅傳出為寧朔將軍豫章內史還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未拜門客通贓利世祖遣信檢覈斅｜此｜而躬自｜｜上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啓上曰江斅若能治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釋

器

寓深邵 梁書蕭穎達傳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穎冑風格峻遠｜｜｜｜清猷盛業問望斯歸

先遣迎華 梁書鄧元起傳初元起在荆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為從事別駕庾華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大軍既至京師華在城内甚懼及城平元起｜｜｜｜語

豈人曰庾別駕若為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遣之

以鳥傷人 梁書安成王秀傳性仁恕喜慍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齋帥請治其罪秀曰吾｜｜｜｜｜｜

壯哉雀鼠 梁書張率傳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十石還吴既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竟不問

延燒七十餘艘命酒不輟 梁書羊侃傳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之都不挂意｜｜｜｜孺才慚懼自逃匿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

為橋渡盜 梁書范元琰傳有涉

溝盜其笥者元珙因伐木為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

終日怡怡無慍喜之色

魏書穆羆傳觀字閭拔襲崇爵少以文藝知名選充内侍太祖器之太宗即位為左衛將軍綰門下中書出納詔命及訪舊事未嘗有所遺漏太宗奇之尚宜陽公主拜駙馬都尉稍遷太尉世祖之監國觀為右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關決焉||||||||||勞謙善誘不以富貴驕人

卓公寛中文饒洪量

魏書高允傳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喜慍之色不亦信哉

失不繫心得不形色

魏書高允傳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弼為兼識拔萃衛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於式|||||||||叔術張誕字道

雅王道雅弼閔弼

不自申曲直

魏書崔光傳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之雖見誣謗終｜｜｜｜｜

遵罪又非唾面之責

隋書伊婁謙傳武帝將伐齊引入內殿從容謂曰朕將有事戎馬何者為先謙對曰愚臣誠不足以知大事但偽齊僭擅跋扈不恭沈溺倡優耽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道路仄目若命六師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小司寇拓拔偉聘齊觀釁帝尋發兵齊王知之令其僕射陽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謙答曰僕憑式之始未聞興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人情恒理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遂拘留謙不遣帝克并州名謙勞之曰朕之舉兵本俟卿還不圖高遵中為叛逆乖朕宿心遵之罪也乃執遵付謙任令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衆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以｜之｜｜｜｜｜｜帝善其言而止謙

竟待遇如初其寬厚仁恕皆此類也**六畜相觸自關常理**隋書盧昌衡傳嘗何至浚儀所乘馬為佗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此豈人情也君何謝拒而不受

賜清白詩以激之舊唐書許圉師傳嘗有官吏犯贓事露圉師不令推究但｜｜｜｜｜｜犯者愧懼遂改節為廉士其寬厚如此

爾非故也何至於是舊唐書裴行儉傳初平都支遮匐大獲瓌寶蕃酋將士願觀之行儉因宴設遍出歷示有瑪瑙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絕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趨進誤躡衣足跌便倒盤亦隨碎休烈驚惶叩頭流血行儉笑而謂曰｜｜｜｜｜｜｜｜更不形顏色

今日氣逆不宜哀泣舊唐書唐臨傳儉薄寡欲不治第宅服用簡素寬於待物嘗欲弔喪令家僮自歸家取白衫家僮誤將餘衣懼未敢進臨察知之使名謂曰｜｜｜｜｜｜｜向取白衫且

止之也又嘗令人煮藥失制潛知其故謂曰陰暗不宜服藥宜即棄之竟不揚言其過其寛恕如此

陰暗不宜服藥 見上

銀杯羽化 舊唐書柳公權傳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為勲戚家碑板問遺歲時鉅萬多為主藏豎海鷗龍安所竊別貯酒器杯盂一笥緘縢如故其器皆亡詆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權哂曰||||耳

行酒進醶勉飲盡之 舊唐書任廸簡傳初為天德軍使李景畧判官性重厚嘗有軍宴行酒者誤以醶進廸簡知誤以景畧性嚴慮坐主酒者乃勉飲盡之而偽容其過以酒薄白景畧請換之於是軍中皆感悅

安然無屑意 唐書于休烈傳宰相李揆矜己護前羞與同史任為等列奏徙休烈為國子祭酒權留史館修撰以卑下之休烈|||||

唾面自乾 唐書婁師德傳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耳

墨汙

爾唐書婁師德傳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案閲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諸**

者乃不願知唐書狄仁傑傳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后嘆其長者

暴風舉榻咢無懼色遼史王咢傳乾統六年咢宰縣時憩於庭俄有｜｜｜｜卧｜空中｜｜｜｜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

中矢託疾金史宗雄傳嘗從上獵誤｜流｜而神色不變恐上知之而罪及射者既拔去其矢｜｜歸家

使碩常聞斯言庶乎寡過金史毛碩傳皇統四年真授拱州刺史元帥梁王宗弼承制超武義將軍改知曹州有書生投書於碩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碩延之上座謝曰｜｜｜｜｜｜｜｜｜｜士論以故

嘉之百負不恨金史王庭筠傳庭筠儀觀秀偉善談笑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接既見和氣溢於顏間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也

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王粲英雄記鈔袁紹以逢紀聰達有計策甚親厚之與共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於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日｜｜｜｜｜｜｜｜｜｜｜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為親善

角巾徑還私第劉義慶世說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何所稍嚴

誤呼先名不罪趙璘因話錄韓僕射皐為京兆尹韋相貫之以畿尉趨事及皐公入相僕射為吏部尚書每至中書皐常異禮以伸故吏之敬又僕射為尹時久旱祈雨縣官讀祝文一

心記公之家諱及稱官銜畢而||相公|公但慘然因命重讀亦|之|在夏口害病小瘡令醫傳膏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皐實是硬竟不以為事得大賢體矣

物破亦自有時

彭乘墨客揮犀韓魏公知北都有中外親獻玉盃一隻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裏無纎瑕可指真絶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為寶玩乃開醇召漕使顯官特設一卓覆以繡衣置玉盃其上且將用之將酒遍勸坐客俄為吏將誤觸臺倒玉盃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謂吏將曰汝誤也非故也公之度量寛厚如此

大耐官職

沈括夢溪筆談眞宗皇帝時向文簡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自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

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經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

天下安知無同姓者

陳惟宣步里客談富文忠公少日有詬者如不聞知或問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云富某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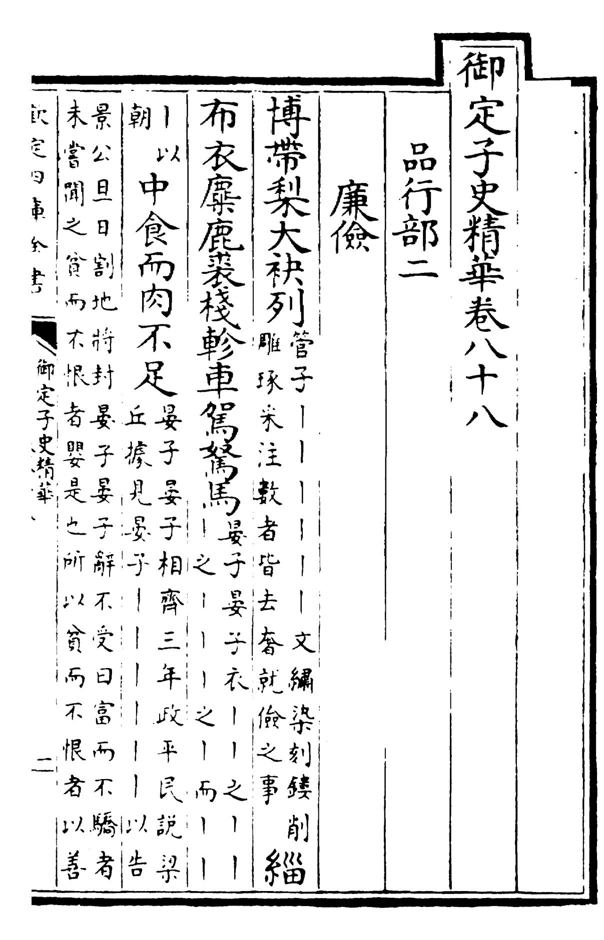
印朱濺襟

色不少動

陶宗儀輟耕錄河南王為本省丞相時一日掾吏田茱甫抱牘詣府請印王留田侍宴命司印開匣取印至前田誤觸墜地王適更新衣而｜｜汙滿｜｜王｜｜｜｜歡飲竟夕又一日行郊天氣且

瑄王易涼帽左右捧笠侍風吹墮石上擊碎御賜玉頂王笑曰是有數也諭令毋懼嘻此其所以為丞相之量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七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八

品行部二

廉儉

博帶梨大袂列管子｜｜｜｜｜｜文繡染刻鏤削緇雕琢采注數者皆去奢就儉之事

布衣麋鹿裘棧軫車駕駑馬晏子晏子衣｜｜之｜｜｜｜之｜｜｜之｜而｜｜｜以朝

中食而肉不足晏子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以告景公旦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善

為師也令封易嬰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十總布一豆食

晏子景公曰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夫丨丨之丨丨丨丨之丨足於中免矣

長寵廣名

晏子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節受於上者寵長於君儉居處者名廣於外夫丨丨丨丨君子之事也嬰獨庸能已乎

三弋

晏子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炙丨丨五卵苔菜耳矣公聞之往燕焉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貧乎

大布衣

脫粟飯

尹文子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人皆丨丨之丨丨丨之丨

清尅潔慤

韓非子西門豹為鄴令丨丨丨丨丨秋毫之端無私利也

併五六

荀子橋泄者人

之玦也恭儉者｜｜｜也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

嬰宏節儉抱朴子追周全之盡規准二鮑之直視蹈｜｜之｜｜執恬穀之守終按嬰晏嬰宏公孫宏

冰霜粹素抱朴子體｜｜之｜｜不染於勢利者清人也

取捨抱朴子疏廣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以編可欲之憂

全拔萃之業抱朴子潔操履之拘苦者所以｜｜｜｜

廉者常樂無求文中子｜｜｜｜｜｜貪者常憂不足

惡衣薄食少思寡欲文中子｜｜｜｜｜｜｜令人以為詐我則好詐焉

宮室不崇器無彫鏤國語｜｜｜｜｜｜｜｜儉也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國語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

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見上

廉忠史記魯世家季文子家無衣帛之妾廄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矣

不治垣屋史記蕭相國世家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飯史記平津侯傳諸｜｜｜｜｜｜｜｜｜之｜不過

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

拔葵燔機史記循吏傳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其園｜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其｜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

公廉史記酷吏

傳都為人勇有氣力｜｜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被都郅都

舍毋食客 史記酷吏傳趙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

子無立錐地 史記滑稽傳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其｜｜｜｜之｜

持廉 史記滑稽傳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

寡欲易足 漢書景帝紀其唯廉士｜｜｜｜

所載不過囊衣 漢書王吉傳自吉至崇世名清廉遷徙去處｜｜｜｜｜｜｜｜｜注一囊之衣

清行 漢書龔勝龔舍傳初琅邪邴漢以｜｜徵用至京兆尹按吉子駿駿子崇

臣心如水 漢書鄭崇傳尚書令趙昌佞諂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

案上不過三桮 漢書朱博傳博

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
至富貴食不重味|||||**許丞廉吏**漢書黃霸傳長吏許
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雖老尚能
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不**
起第後漢書吳漢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
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
以分與昆弟外家注東觀**韋袴**後漢書祭遵傳遵為人
記曰漢但修里宅|||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
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身無奇衣**後漢書
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祭遵傳
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衣無兼副**後漢書祭彤傳彤
當世||||家無私財在遼東幾三十年
||||顯宗既嘉其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錢百
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清**
修雪白後漢書宋宏傳大中大夫宋漢|**二龔不如**後
|||正直無邪按漢宏從孫漢

書宣秉傳秉字巨公遷司隸校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歎曰楚國||||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帳帷什物注二龔謂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二人皆以清苦立節著名

妻曳柴

後漢書王良傳代宣秉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布裙||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甘疏薄

後漢書宣秉王良傳論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

子孫蒙寢丘之封

後漢書郭丹傳宗正劉匡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竟||||注呂覽曰孫叔敖戒其子曰王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惟此也王以美地封其子辭請寢丘至今不失

奉

身清方後漢書宣秉王丹王良鄭均傳贊宣鄭二王｜｜｜

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後漢書孔奮傳守姑臧長姑臧稱為富邑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或以為｜｜｜｜｜以｜｜｜徒益苦辛耳

乘折轅車後漢書張堪傳帝嘗名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

生魚懸庭後漢書羊續傳為南陽太守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續受而｜｜於｜丞後又進之廼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

單席縕袍後漢書羊續傳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

習之名為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遺坐使人於｜｜舉｜｜呂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

辭隆從窌 後漢書桓彬傳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蔡邕等論序其志僉以為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絜操也注窌下也音烏爪反

白衣步擔 後漢書趙孝傳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任孝為郎每告歸常｜｜｜｜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已有長者客掃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計日受奉 後漢書趙咨傳拜東海相在官清簡｜｜｜｜豪黨畏其儉節又楊秉傳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

躬自斬芻 後漢書第五倫傳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養馬妻執炊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

客止靈

臺十日不炊　後漢書第五倫傳少子頡注三輔決錄注曰頡字子陵為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為侍御史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中或｜｜｜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太史令張衡尚書廬江朱建孟興皆與頡故舊各致禮餉頡終不受

得珠璣不拜賜　後漢書鍾離意傳徵為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悉以委地而｜｜｜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

庇蔭草廬　後漢書胡廣傳注李咸自大鴻臚拜太尉以老乞骸骨家舊貧狄｜｜｜

麤袍糲食　後漢書袁安傳彭字伯楚順帝初為光祿勲行至清為吏｜｜｜｜終於議郎按彭安孫也

屏居人外荊棘生門　後漢書陳

寵傳南陽尹勤為司空勤字叔梁篤性好學｜｜｜｜｜｜｜時人重其節

豈以口腹累安邑 後漢書周黄徐姜申屠列傳序太原閔仲叔者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後知乃歎曰閔仲叔｜｜｜｜｜｜｜邪遂去

畏四知 漢書楊震傳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贊楊氏載德仍世柱國震｜｜｜秉去三惑

清白吏 後漢書楊震傳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産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悉以金馬還羌 後漢書張奐傳遷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又遺金鐻八枚奐

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之｜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己威化大行

蜀珍不入於門 後漢書李膺傳注謝承書曰出補蜀郡太守｜

敝衣繩履食無兼 之｜玩｜｜｜｜｜益州紀其政化

肉 後漢書劉虞傳虞雖為上公天性節約｜｜｜｜｜｜｜遠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歸心焉

去珠復還 後漢書孟嘗傳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踰歲｜｜｜｜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

清省 魏志曹爽傳注桓範拜大司農範前在臺閣號為曉事及為大司農又以｜｜稱

清尚 魏志夏侯氏傳注許邈字思祖以｜｜稱位至侍中

士不妄有名

魏志王脩傳袁氏政寛在職勢者多畜聚太祖破南皮閲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

｜穀不滿十斛見上

羸衣柴車魏志毛玠傳注玠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偽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常乘｜｜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飱之絜家象濯纓之操

壺飱絜濯纓操見上

無方面珍物魏志梁習傳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爲刺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戶政治常爲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明帝異之禮賜甚厚

借舍從兒魏志賈逵傳注楊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無他奴婢

欲作沐德信魏志常林傳注沐並字德信袁紹父子時始爲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爲殺雞炊黍而不留也丞相召署軍謀掾正始中爲三府長史時吴使朱然

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牂牁人兵作
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共食來後熟者荅言否也呼
者曰汝｜｜｜｜｜邪其
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
姊為殺雞炊黍而不留 見上
留
犢 魏志常林傳注時苗為壽春令始之官乘薄軬車黃
牸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其｜謂
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
又
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為激
手上車 魏志趙儼傳注舊故四征有官廚財籍遷轉之
際無不因緣而儼｜｜｜｜發到霸上忘持其
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
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為邪遂不取
織
槷託 魏志裴潛傳注始潛自感所生微賤無舅氏又為
父所不禮即折節仕進雖多所更歷清省恪然每
之官不將妻子妻子
貧乏｜｜｜以自供
牀挂柱 魏志裴潛傳注潛為兗州
時嘗作一｜及其去也留

以丨

丨**甕缶無儲** 魏志高柔傳注高慎隱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丨丨丨丨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為儲畜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為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按慎柔高祖

舉袖受金 魏志田豫傳注鮮卑素利等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豫從之因跪曰我見公貧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荅其厚意去後悉付外具以狀聞詔襃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令卿丨丨丨以丨丨丨朕甚嘉焉賜絹五百匹

賜絹一匹 魏志胡質傳子威官至徐州刺史注威少有志尚質之為荊州也威自京都省之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廄中十餘日告歸質丨其丨丨丨為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其將歸請假還家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為伴每事佐助經營之威密誘問乃

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賜絹荅謝而遣之後具以白質杖其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歷位宰牧晉武帝歎其父清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也

清恐人知見上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蜀志諸葛亮傳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號為寠陋吳志劉繇傳注劉寵前後歷二郡入居九列四登三事家不藏賄丨丨丨丨三去相位輒歸本土按寵繇伯父

疏帳縹被吳志蔣欽傳權嘗入其堂內母丨丨丨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即敕御府為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被悉皆錦繡

如布衣寒士晉書高密文獻王泰傳泰性廉靜不近聲色雖為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肴膳丨丨丨丨丨丨任真簡率每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

也不知其王公見上

葦茭車晉書譙剛王遜傳遜子承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承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乘||而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酒肉返餘晉書劉寔傳寔每還州里鄉人載||以侯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其|

薪水之事皆自營給晉書劉寔傳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及位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

遺絲藏閣晉書山濤傳陳郡袁毅為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亦||濤|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於|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

潔慎不染晉書鄭默傳鬲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在朝多見引逮唯默以||||其流

手不執珠玉晉書崔洪傳洪口不言貨財|||||

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晉書劉超傳超

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加以處身清苦|||||||||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

市絹還官　晉書庾冰傳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絹十匹冰怒捶之|||||

版付船官　晉書桓嗣傳詔以嗣督荊州之三郡豫州之四郡軍事涖事簡約修所住齋應作板檐嗣命以茅代之||||

素德清規　晉書王承傳論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雖崇勳懋績有闕於析常||||足傳於汗簡矣按承字安期

止有被襆　晉書陸納傳出為吳興太守納至郡不受俸祿徵拜左民尚書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而已

壞烏布帳　晉書謝尚傳出為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尚為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士襦袴

駒犢付官　晉書

王遜傳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者秩滿悉以｜｜云是郡中所產也

去如初至 晉書杜軫傳除建寧令導以德政秩滿將歸羣蠻追送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

飲吳水 晉書鄧攸傳吳郡闕守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而已

披絜 晉書吳隱之傳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勤苦同於貧庶

挹貪泉 晉書吳隱之傳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以隱之為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踰厲賛唯嘗吳水但｜｜｜人風既偃俗化斯遷

菲已 晉書吳隱之傳為廣州刺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元興初詔曰吳隱之孝友過人祿均九族｜｜絜素

儉愈魚飧朕有嘉焉**儉愈魚飧**見上**竹蓬屏風**晉書吳隱之傳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為||坐無氊席**沉香一片**晉書吳隱之傳隱之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廉慎門法**晉書吳隱之傳子延之復厲清操為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為郡縣者常以||為||**贏糧述職酌水厲精**晉書良吏傳論鄧攸||以||吳隱||以||晉代良能此馬為最**私童樵採**晉書褚裒傳除江州刺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衣爛戶內**晉書郭文傳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攜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乃至|于||竟不服用**茅屋蔬飧**宋書臧燾傳徵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不改其舊所得俸祿與親戚共之**衣櫛**

蕭然 宋書宗慤傳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請行克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文帝甚嘉之

以錢乞守園人 宋書柳元景傳時在朝勲要多事産業唯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得錢二萬送還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耳乃復賣菜取錢奪百姓之利邪｜｜｜｜｜｜｜按乞音氣｜

宋世清約稱二人 宋書孔覬傳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麤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覬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言｜｜｜｜此｜｜

冰心霜情 宋書陸徽傳廣州別駕從事史朱萬嗣年暨知命廉尚愈高｜｜與貪流爭激｜｜與晚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寶鏤之飾連組珠海室靡璫珥之珍確然守志不求聞達實足以澄革汚吏洗鏡貪氓如得提名禮闈抗迹朝省搏嶺表之清風負冰宇之潔望則恩融一臣而施光萬物

家無寶鏤

室靡璫珥見上洗鏡貪氓見上冰宇潔望見上公奉私餼宋書良吏
傳晉壽太守郭啓元||||織毫弗納布衣蔬食飾躬惟儉|所居茅齋斧木而已齊書
劉善明傳質素不好聲色||||牀榻几案不加劖削||臣買宅百三十萬餘
物稱之齊書王琨傳出為持節都督廣交二州軍事建威將軍平越將軍平越中郎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州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帝悅其對此屐著
已二十年齊書虞玩之傳太祖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猶躡屐造席太祖取屐視之訛黑斜銳蒵斷以芒接之問曰卿||||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貧士竟不解易太祖善之按二

十年南史作三十年獻乾薑二十斤齊書孔琇之傳為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世祖嫌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

如素士之貧賤者梁書馮道根傳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營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當時服其清退

以荻為鄣梁書周捨傳性儉素衣服器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者每入官府雖廣廈華堂閨閤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壞亦不營

插燭板牀梁書傅昭傳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勢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預器服率陋身安麤糲常——於——

冠履十年一易梁書到溉傳溉所莅以清白自修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旁無姬侍自外車服不事鮮華——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亦有朝章而已

請書數篋梁書庾黔婁傳鄧元起為益州刺史表黔婁為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

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惟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爾為黔婁示不

違之｜｜｜｜郡多麻苧無以為繩梁書伏暅傳徵為東陽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

｜｜家人乃至｜｜｜｜具屬志如此麻繩為帶陳書沈衆傳衣服布袍芒屩以｜｜｜｜留

奉鎮庫南史劉秀之傳遷益州刺史折｜｜｜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此外蕭然百城貺

贈一無所受南史朱修之傳立身清約｜｜｜｜｜｜惟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

與佐史賭之未嘗入己與佐史賭見上數多劉寵南史謝朏傳子諼為東陽內史及還

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更以為愧王晉平恐富求歸南史王秀之傳為晉

平太守朞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

貲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為——————

少來不願當之南史王悅之傳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為吏部郎隣省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此費誠小然——————

單船臨郡南史孔奐傳除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惟以————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

衣氈一具南史孔奐傳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為煩

何至還東作賈客南史孔覬傳覬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覬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覬見之偽喜謂曰我比困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邪命燒盡乃去

載米上水南史孔覬傳弟道存代覬為江夏內史時東土旱都邑米貴道存慮

覷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覷呼吏謂曰我在彼三
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郎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邪
可載還彼吏曰自古無｜｜者都下
寧可賣餉南
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史
褚彥回傳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鰒魚或有間關得至者
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鰒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
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
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
之雖復儉乏｜｜｜｜貶錢
也志與親游啖之少日便盡
黃紙帽箱南史褚彥緒傳
為吏部尚書門
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
捧一｜｜｜｜風吹紙剝殆盡
市藥以冠劍為質南史
褚彥
緒傳罷江夏郡還病無
以｜｜｜｜｜
種蔬自給南史褚玠傳除山陰
令在任歲餘守祿奉
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
因留縣境｜｜菜以｜｜
白莧紫茄以為常餌南史蔡
撙傳為

吳興太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詔褒其清**上庫藏奉**南史張瓌傳封義城縣侯建元元年改封平都侯出爲吳興太守瓌以旣有國秩不取郡奉高帝敕｜｜別｜其｜以表其清**借官地起茅屋**南史裴子野傳子野在禁省十餘年無宅｜｜｜二畝｜｜｜數間妻子恒苦饑寒**楊公所以遺子孫**南史范宣傳同郡丘仲起爲晉平郡清廉自立褚彥回歎曰目見可欲心能不亂此｜｜｜｜｜｜｜｜也**無兼衣餘食**南史江湛傳轉吏部尚書家甚貧餉饋盈門一無所受｜｜｜｜｜｜嘗爲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澣衣稱疾**見上**書案留庫**南史江秉之傳出補新安太守在郡作｜｜一枚去官｜以付｜**還裝輕素**南史王珍國傳還桂陽內史罷任還都路經江州刺史柳世隆臨渚餞別見珍國｜｜｜｜歎曰此真良二千石也**著廉吏論**

南史劉懷慰傳爲齊郡太守不受禮謁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因｜｜｜｜以達其意

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 南史蕭藻傳爲益州刺史初鄱元起在蜀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爲一室名曰內藏綺縠錦罽爲一室號曰外府藻以｜｜｜｜｜｜

｜｜租秩悉寄天府 南史梁南康王績傳績寡玩好少嗜欲躬事儉約所有｜｜｜｜｜後少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

南康國無名錢 見上

為百城表 南史樂法才傳為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矣

遺裙衫迎 南史任昉傳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之

欲遺子孫不在越裝 南史王僧孺傳為南海太守外國舶物高涼生口歲數至皆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

郡就市回而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為常僧攜歎曰昔
人為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者｜｜｜｜
並無 梓材巾箱 南史范岫傳每所居官恒以廉潔稱為
所取 長城令時有｜｜｜至數十年經貴
遂不 牙管一雙 南史范岫傳在晉陵唯作
改易 ｜｜筆｜｜｜猶以為費 不容獨當故
人筐篚 南史江革傳除會稽郡丞門生故吏家多在東
閒革應至並齎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
｜｜｜｜ 西陵石 南史江革傳除會稽郡丞人安吏畏
｜｜｜｜ 乃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
惟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卧或請濟江徙重
物以迮輕艚革既無物乃於｜｜岸取｜十餘片以實
之其清 寺卿憚其清嚴 南史顧協傳少清介有志操初
貧如此 為廷尉正冬服單薄｜｜蔡法
度欲解襦與之｜｜｜｜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
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 不敢

解襦上見蔬菲南史姚察傳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厲色驅出隋文帝知察｜｜别日獨召入内殿賜果菜還金之美南史甄法崇傳法崇孫彬有行業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以金半仰酬彬堅然不受梁武帝布衣聞之及踐阼以西昌侯藻為益州刺史乃以彬為府録事參軍將行同列五人帝誡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故不復以此言相屬越王石見南史虞愿傳為晉安太守海邊有｜｜｜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愿往就觀視清澈無所隱蔽掃地拂牀南史虞愿傳除後軍將軍褚彦回常詣愿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袠彦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而去二十籠簿書南史范述曾傳吳興丘師施亦廉潔稱罷臨安縣還唯有｜｜｜｜

丨並是倉庫券帖當時以比述曾

借車廄居南史孫謙傳每去官輒無私宅丨空丨丨丨焉

廉貞之德有過楚相魏書任城王澄傳西域嚈噠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遣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丨丨丨丨丨丨丨可敕付廐以成君子大哉之美

出無車乘魏書崔元伯傳深為太祖所任勢傾朝廷而儉約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丨丨丨丨朝晡步上毋年七十供養無重膳太祖嘗使人密察聞而益重之厚加饋賜

一熊皮鄣泥數十年魏書長孫道生傳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丨丨丨丨丨丨丨不易時人比之晏嬰

穿角履魏書王遵業傳轉司徒左長史黃門郎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為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丨丨丨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

吾為德請財何為魏書胡叟傳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劉義

隆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以叟才士頗相禮接授叟
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多為豪儁所
尚時蜀沙門法成鳩率僧旅幾于千人鑄丈六金像劉
義隆惡其聚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即赴丹陽啓申其美
遂得免焉復還於蜀法成感之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匹
叟謂法成曰緯蕭何人能棄明珠|||||也
一無所受
惟守墓田
魏書崔挺傳三世同居門有禮讓於後
頻值饑年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
宅舊資|||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
時穀糴踊貴鄉人或有贍者遺挺辭讓而受仍亦散之
開福之源
魏書李彪傳夫尚儉者|
|||好奢者起貧之兆
口手俱足餘無所
須
北齊書庫狄士文傳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
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
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
|||||上異之別齎遺之
我門前幸無此物
北齊書楊

愔傳自居大位門絶私交輕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匱之中惟有書數十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愔隣宅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

乘舊馬以歸 周書韋夐傳孝寛為延州總管夐至州與孝寛相見將還孝寛以所乘馬及轡勒與夐夐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寛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録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乃｜｜｜｜

｜唯取素琴 周書裴寛傳寛弟尼從于謹平江陵大獲軍實謹恣諸將校取之餘人皆競取珍玩尼｜｜梁元帝｜｜一張而已

人皆因禄富我獨以官貧 隋書房彦謙傳前後居官所得俸禄皆以周卹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水火不與百

姓交 隋書趙軌傳特齊州別駕有能名徵入朝父老相
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是以
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
飲之論柳儉去官妻子不贍趙軌秩滿酌水餞離清矣

酌水餞離 見上

不受公料 隋書庫狄士文傳拜貝州刺史
性清苦｜｜｜｜家無餘財其
子常噉官廚餅士文枷之於
獄累日杖之一百步送還京

改名以彰雅操 北史長孫
儉傳儉本
名慶明周文謂儉曰名實須相稱尚
書志安貧素可｜｜｜儉｜｜｜｜

福輿 北史崔同傳
同性廉謹恭
儉自脩所得俸秩必分親故終鴻臚卿臨終誡其二子
曰夫恭儉福之輿傲侈禍之機乗｜｜｜者浸以康汰蹈
禍機者忽而傾覆汝其誡歟

清徹底 北史宋世良傳拜清河太守在
郡聲問甚高醴泉出於界內及
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
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政｜亦｜｜今失賢者

人何以濟

草屋數間北史高允傳拜中書令帝幸允第惟｜｜｜｜布被緼袍廚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忱為長樂太守

宅不過三十步北史裴佗傳佗清白任真不事家產｜｜｜｜｜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

漁獵夫北史裴俠傳俠除河北郡守此郡舊制有｜｜｜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為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為市官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

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見上

獨立使君北史裴俠傳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今眾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眾皆默然無敢應者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焉號為｜｜｜｜

門無挾貨

之賓北史程駿傳文明太后詔曰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惬|||||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悉散之親舊妻事舂簸北史崔亮傳亮雖歷顯任其|不免親||孝文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假貸居止北史鹿悆傳悆雖任居通顯自無屋宅常||||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孝莊嘉其清潔時復賜以錢帛清郎北史袁聿修傳為尚書郎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為||大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邵為刺史別後送白紬為信聿修不受與邵書云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清卿見上小犢車北史楊機傳除度支尚書奉公正已為時所稱家貧無馬多乘||||時論許其清白木枕亦

不須作 北史郎基傳除鄭州長史帶穎川郡守基性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況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風素 北史賀蘭祥傳除都督荆州刺史性甚清素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周文後聞之並以賜祥

封金送上 北史王思政傳加特進兼尚書左僕射行臺都督荆州刺史境內卑濕城壍多壞思政乃命都督藺小歡督工匠繕修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

乘錦數疋 北史柳慶傳與楊寬有隙慶除宜州刺史寬為小冢宰乃囚慶故吏求其罪失按驗六十餘日吏終無所言唯得|||||時人服其廉慎

得書兩車 北史唐瑾傳于

詮南伐江陵以瑾為元帥府長史諸將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載之以歸

畫楊震像北史申徽傳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於寢室以自戒

還葚北史趙軌傳為齊州別駕其東隣有桑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戒

非機杼物不願侵人見上

酒既自有不能相費北史孟信傳從孝武帝入關封東州子趙平太守政尚寬和山中老人曾以犢酒餽之信和顏接引殷勤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鐺溫之素木盤盛蕪菁葅唯此而已又以一鐺借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酧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為卿受一犢脯耳||||||||老人大悅再拜擘犢進之酒盡方別

食菜久見上

食麥衣皮北史劉璠傳左遷同和郡

守善於撫御涖職未期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貲產唯瑶秋毫無所取妻子並隨羌俗｜｜｜｜始終不改

清德頌 北史樊遜傳為臨漳小吏縣令裴鑒涖官清苦致白雀等瑞遜工｜｜｜十首鑒大加賞重擢為主簿

頻瓜猶在 北史蘇瓊傳除南清河太守郡人趙頴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頴恃年老苦請遂便為留乃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剖人聞受趙頴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相顧而去

斷帶續燈 舊唐書皇甫無逸傳累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每按部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為炷論絶賓客以閑府門｜衣｜以｜｜炷廉介之志彰矣

堂材為霖雨所腐 舊唐書李義琰傳義琰宅無正寢弟義琎為岐州司功參軍乃市｜｜送馬及義琎來覲義琰謂曰以吾為相國豈不懷愧更營美室是速吾

禍此豈愛我哉義琰曰凡人仕為丞尉即營第宅况官高祿重豈宜卑陋以逼下也義琰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有貴仕又廣其宇若無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懼獲戾也竟不營構其木｜｜｜｜而棄之

無淮南一物 舊唐書朱敬則傳授廬州刺史經數月追代到還鄉里｜｜｜｜｜惟有所來馬一匹諸子姪步從而歸

好消息 舊唐書崔元暐傳母盧氏嘗誡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常重此言以為確論

金埋幕下 舊唐書杜暹傳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史獻等不叶更相執奏詔暹按其事實蕃人賫｜以遺暹固辭不受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蕃人度磧追之不及而止

祐甫家法 舊唐書崔祐甫傳朱泚之亂祐甫妻王氏陷於賊中泚嘗與祐

甫同列推重其爲人乃遣王氏繒帛菽粟王氏受而緘封之及德宗還京具陳其狀以獻士君子益重｜｜｜

｜衣裘茵衽十年一易 舊唐書韓滉傳性持節儉志在奉公｜｜｜｜｜｜

搜南貨 舊唐書李勉傳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前後西域舶泛海至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檢閱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及代歸至石門停舟悉｜家人所貯｜｜犀象諸物投之江中

新茶一串 舊唐書陸贄傳授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路由壽州刺史張鎰請結忘年之契及辭遺贄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納唯受｜｜｜｜｜而已曰敢不承君厚意

無他第墅 舊唐書李吉甫傳吉甫爲相不殖財産京師一宅之外｜｜｜｜公論以此重之

羨財治廨 舊唐書令狐楚傳檢校禮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汴宋亳觀察等使汴帥前例始至率以錢二百萬實其私藏楚

獨不取以其｜｜｜｜｜含數百間

官側朱書舊唐書牛僧孺傳韓弘入朝子公武以家財厚賂權幸俄而父子俱卒孤孫幼小穆宗命中使至其家閱其宅簿以付家老簿上具有納賂之所唯於僧孺｜｜｜｜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訖穆宗按簿甚悅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

受酒一杯舊唐書李素立傳為瀚海都護有闕泥孰別部為邊患素立遣使招諭降之感其惠率馬牛以饋素立素立唯｜其｜｜｜餘悉還之

馬作齋舊唐書馮元常傳從父弟元淑歷浚儀始平二縣令皆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午後則不與芻云令其｜｜身及奴僕每日一食而已俸祿之餘皆供公用併給與貧士人或譏其邀名元淑曰此吾本性不為苦也

家無留儲唐書嗣吳王祇傳子獻歷官清白居室不能庇風雨收恤甥姪慈愛過人｜｜｜｜

寫荔支圖唐書劉崇龜傳仕累華要姻舊或干以財

率不答但丨丨丨與之**性不喜財**唐書李襲譽傳名為太府卿居家儉厚於宗親祿稟隨多少散之嘗謂子孫曰吾丨丨丨丨遂至宴之**寫書留署**唐書李大亮傳在越州丨丨數百卷及去丨部督丨**奉稍已重尚何殖產**唐書岑文本傳或勸其營產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闕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丨丨丨丨丨丨丨業邦故口未嘗言家事**清其身易使吏盡清難**唐書姚璹傳遷益州長史始蜀吏貪暴璹擿發之無所容倚后聞降璽詔尉勞因謂左右曰為二千石丨丨丨者丨丨丨丨者丨唯璹為最之**取牋一番**唐書高智周傳蔣渙永泰初歷鴻臚卿日本使嘗遺金帛不納惟丨丨丨丨為書以貽其副云**景倩真清**唐書陸景倩傳為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還州縣最歡必得實有吏言狀曰其强清其許清惟丨丨曰丨丨

百綾完封　唐書韓思復傳永淳中家益窶歲饑京兆杜瑾者以｜｜｜餉思復思復方併日食而綾｜發｜不

豆兩器菜數柸　唐書盧懷慎傳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有布囊懷慎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而已

幢馬敝弱　唐書李元紘傳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其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

受紙百番　唐書杜暹傳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贐之暹為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

堂無挾廡　唐書韓滉傳滉雖宰相子性節儉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先｜｜｜弟洄稍增補之滉見即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嘗恐失墜若摧圮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

五馬終櫪下　唐書韓滉傳居重位清潔疾惡不為家人資產自始仕至將相乘｜｜｜無不｜｜｜

清

最唐書尹思貞傳前後為刺史十三郡其政皆以｜｜聞絜吏唐書王丘傳丘更履華劇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室宅童騎敝陋既老藥餌不自給帝歎之以為有古人節下制給全祿以𢌿｜｜侍上賓惟豚魚唐書鄧景山傳景山清約子弟餼不過草具用器止烏漆｜｜｜｜而已儒先生家唐書趙憬傳憬性清約位台宰而第室童僕猶｜｜｜｜也有車一乘圖書半之唐書陸長源傳長源好諧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去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䢵州｜｜｜｜而｜｜｜｜吾愧不及先人云劬儉瞿瞿唐書吳湊傳京兆尹韓皐罷召湊代皐湊為人彊力｜｜｜｜未嘗擾民人清可用唐書馮伉傳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也遂以授伉毀懷不受唐書韋貫之傳為吏部侍郎時從弟執誼在翰林嘗受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內貫

鄉懷中夏鄉｜｜｜｜日吾與爾俯先
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哉執誼大懼**橘熟既食納直**
於官唐書柳玭傳為嶺南節度副使**啜豆糜**唐書韋貫
廨中｜｜｜乃｜｜｜｜之傳補伊
闕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都士美以**樂和李公**唐書李
厚幣召皆不應居貧｜｜｜自給景讓傳
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終始完潔**唐書
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云
劉贍傳贍為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窶困者**筍**
家不留儲無第舍四方獻饋不及門行已｜｜｜｜
餘一縑唐書元德秀傳為魯山令**木枕質錢**唐書陽城
歲滿｜｜｜｜架柴車去傳拜右諫
議大夫常以｜｜布衾**服用無贏副**唐書陽城傳｜｜
｜｜人重其賢爭售之｜｜｜客或稱其
佳可愛輒**鬱林石**唐書陸龜蒙傳陸氏在姑蘇其門有
喜舉授之巨石遠祖績嘗事吳為鬱林太守罷

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世保其居云

嬴馬繩羈 唐書賈敦頤傳數歷州刺史貲廉潔入朝常盡室行車一乘敝甚｜｜｜道上不知其刺史也

茅菴卧蒻 五代史雜傳馮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不設床席｜一束｜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廝同器飲食意恬如也

敗氈敝席四壁蕭然 五代史雜傳李愚為相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明宗嗟歎命以供帳物賜之

食不異品 宋史范質傳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孤遺閨門之中｜｜｜｜家無餘貲

衣弋綈袍 宋史曹彬傳為晉州兵馬都監一日與主帥暨賓從環坐於野會鄰道守將走价馳書來詣使者索不識彬潛問人曰孰為曹監軍有指彬以示之使人以為紿已笑曰豈有國戚近臣而｜｜｜｜坐

素胡床者乎**緱氏一鎌**宋史王旭傳嚴於治内恕以接
審視之方信物嘗知緱氏縣時官鄰邑者多
貪猥民有永寧三鑁||||之謠按鎌**吾家素風**宋
亦作鎌釋名云鎌廉也薄其所刈似廉也史
王質傳初且為中書舍人家貧與昆弟貸人息錢違期
以所乘馬償之質閱書得故券名子弟示之曰此||
||爾曹**二茶匕**宋史畢仲游傳提點河東路刑獄太
毋忘也原銅器名天下獨不市一物懼人以
為矯也且行買|||而去**引鍾離意事**宋史向敏中
韓縝曰如公叔可謂真清矣傳權判大理
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知餘子**宋史陳堯佐傳
敏中||||委珠|獨不受堯佐性儉約器
服壞隨輒補之曰毋使**掛錢於樹**宋史查道傳嘗出按
不全見棄也號||||部路側有佳棗從者
摘以獻道即計直**不持一硯**宋史包拯傳知端州遷殿
||||而去中丞端土産硯前守緣貢

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一琴一鶴宋史趙抃傳知成都以寛
者才足貢數歲滿｜｜｜歸
為治神宗立召知諫院帝曰聞卿匹馬入
蜀以｜｜｜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

清長官宋史王獵傳徙林慮令居官無絲髮擾
吏民愛信共目為｜｜｜

欽賢堂宋史張田傳知廣州作｜｜｜繪古
昔清制史像日夕師拜之蘇
軾嘗讀其書以倅古廉吏

柳亭宋史張唐英傳調穀城令縣圃歲畦蔬貸
種與民還其陳復配責取息銓曹指為富縣唐
英至空其圃植千株柳作｜｜其中聞者咨羨

家無南物宋史曾幾傳幾三仕嶺
表｜｜｜人稱其廉

蒲團紙帳宋史杜莘老傳始莘老自蜀造朝不
以家行高宗聞其清修獨處甚重之一日因對
褒諭曰聞卿出蜀即｜｜｜｜如僧然雖及也

無屋可廬宋史王希呂傳居官廉潔至｜｜｜｜由紹興
歸有終焉之意然猶寓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

售銀

鞍韉 宋史蔡沈傳奉祠歸去朝之日囊無餘貲 篋藏酬
至丨所賜丨丨丨治行人服其清潔云
唱詩 宋史劉宰傳調江陵尉與吏卒同疏食水
飲去官惟丨丨主簿趙師秀丨丨丨而已 自舉几
案 宋史掌禹錫傳禹錫矜慎畏 數軸簡紙皆他人書後
法居家勤儉至丨丨丨丨
裁取 宋史王曾傳平生自奉甚儉有故人子孫京來告
別曾留之具饌食後合中送丨丨丨丨啟視之丨
丨丨丨簡丨 然一燈 宋史楊文仲傳遷國子博士出外
丨丨者也 添差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侈
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 持布三端 遼史張儉傳儉衣
文仲曰為吾丨丨丨足矣 惟紬帛食不重味
方冬奏事便殿帝見衣袍敝惡密令近侍以火夾穿孔
記之屢見不易帝問其故儉對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
時尚奢靡故以此諷喻之上憐其清貧令恣
取內府物儉奉詔丨丨丨丨而出益見獎重 篋無舊畜

梳無新衣遼史耶律韓八傳重熙十二年再為北院大王｜｜｜｜｜｜｜衣食外何用蓄積金史伯德特离補傳特离補為人孝謹為政簡靜不積財常曰俸祿已足養廉｜｜之｜｜｜｜｜凡調官行李止車一乘婢僕數人而已芥視珠犀元史巎巎傳轉秘書監丞奉命往發泉舶｜｜｜｜不少留目冰壺玉尺元史黄溍傳溍在州縣唯以清白為治及升朝行挺立足不登鉅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纖塵弗汙不增一幢不易一椽元史王都中傳其清白之操傳於家傳所賜田宅之外｜｜｜｜｜｜｜｜｜廩祿悉以給族姻之貧者人尤以是多之

削心約志六韜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堊甍桷椽楹不斲茅茨偏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粱之飯藜藿之羹

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從事乎無為

舫無坐處　劉義慶世說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至狹小而又大漏殆｜復｜｜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為吳興郡

清水見底明鏡照心　劉肅大唐新語馮履謙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河陽尉與謙疇舊餉一鏡焉謙謂縣吏曰吾効官但以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曷言曰｜｜｜｜｜｜｜｜余之効官必同於此復書於使者乃歸之聞者莫不欽尚

國寶家風　劉肅大唐新語盧懷慎家無餘蓄妻子不免匱乏子奐歷任以清白聞為陝郡太守明皇次陝城頓題贊於其廳事曰為｜之｜不｜墜｜｜

千里無代步之馬　劉肅大唐新語裴景昇為尉氏尉以無異効不居最課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若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為之詞曰考秩已終言歸有日｜｜｜｜｜｜｜三月乏聚糧之

資食惟半菽室如懸磬苦心清節從此可知

槩以中槩以節 宋祁筆記古語曰斛滿人槩之人滿神槩之聖人其善槩歎大奢｜｜｜溢欲｜｜｜寢慢槩以戚由是治身由是化人

對使局鑰 李昌齡樂善錄劉溫叟為御史中丞時太宗皇帝尹開封知其貧賜以五百千錢溫叟｜｜者｜｜如故歸白其事太宗歎曰吾之錢尚不肯受況他人者乎亟命輦歸以成其美

市白集 沈括夢溪筆談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一部乃為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為世戒

文章之外別有清節 邵伯溫聞見前錄太宗即位謂輔臣曰王祐｜｜｜｜｜｜｜朕所自知以兵部侍郎召

咬得菜根 邵伯溫聞見前錄汪信民常言人常｜｜｜｜｜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歎賞

連底清 李元綱厚德錄連君錫為人清修孤潔故當官人號為｜｜｜

跨驢歸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祥符

中有劉僎者久困銓調為陝州司法參軍廉慎至貧及罷官無以為歸計賣所乘馬辦裝｜｜以｜娓野以詩贈行云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騎馬去騎驢

浮梁甆洪邁容齋隨筆彭器資有送許屯田詩曰｜｜巧燒｜｜顏色比瓊玖因官射利疾衆喜君獨不父老爭歎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知縣不買甆器者一人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一人今程少卿是也

無銖金寸錦之附朱子名臣言行錄曹彬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御當密衛之洎事罷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及師還輜重甚多或譖言悉奇貨也太祖密令伺之圖書也｜｜｜｜｜馬

巢林一枝朱子名臣言行錄李沆自奉甚薄所居陋巷頹垣敗壁不以屑慮家人勸治居第沆曰念内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平生止於賜帶朱子

名臣言行錄王旦為太尉有貨玉帶者公弟以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係之曰還見佳否弟曰係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

禪室不我腰不稱此物亟還之｜｜所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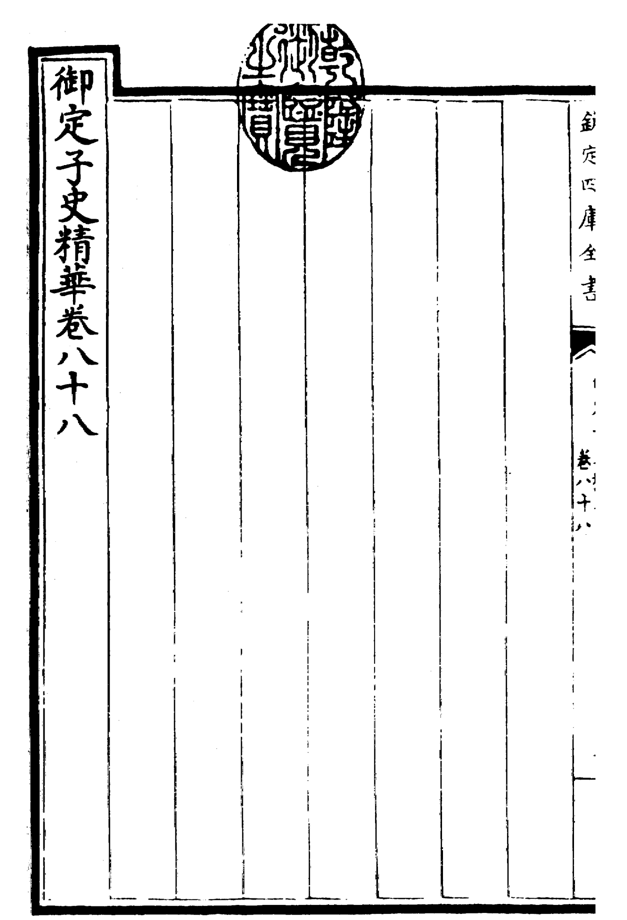
如朱子名臣言行錄張詠寢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一**如閒如也李畋嘗侍坐廡下因謂公寢｜｜｜

青幃二十餘年朱子名臣言行錄寇準外奢内儉無聲色之娱寢處｜｜｜｜｜｜時時有

破壞益**無地起樓臺相公**釋文瑩湘山野錄寇萊命補葺富貴四十年無田園邸舍入歷

覲則寄僧舍或僦居在大名日詩人魏野獻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遼使至大名問公曰莫是｜｜｜

｜｜｜｜否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舉人臣董凝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九

品行部三

風節

管子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名忽管仲謂名忽曰子懼乎名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丨丨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

受君令而不改

管子名忽曰犯吾君

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紀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況與我齊國之政也｜｜｜｜｜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

直而不阿 子華子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名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譽言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者矣晏子之辭受其可以訓矣

正義直指 荀子｜｜｜｜舉人之過惡非毀疵也

剛折端志 荀子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撟然｜｜｜｜而無傾側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

正以是非對 荀子君子立志如窮雖天子三公問｜｜｜｜｜

不忘細席之言 荀子君子隘窮而不失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

內肝 呂氏春秋衛懿公有臣曰弘演

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禄者鶴也所富貴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褋因自殺先出其腹實丨懿公之丨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

亡戟得矛 呂氏春秋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丨丨丨丨卻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令此將衆亦必不北矣令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

明君臣之義非從易 呂氏春秋豫讓欲殺

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於其
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
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
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
襄子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
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
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為為之矣凡吾
所為為此者所以｜｜｜｜｜也｜｜｜｜也

質於人中

呂氏春秋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
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我｜｜｜必
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
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
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
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

赤石不奪

揚子｜｜｜｜節
士之心注石不可
奪堅猶丹不
可奪赤也

不蓬轉隨衆不改雅入鄭

抱朴子其或峨
然守正確爾不

移｜｜｜以｜｜｜｜｜｜以｜者人莫能憎而知其善

膽勁心方

抱朴子｜｜｜｜不畏彊禦義

正所在視死猶歸支解寸斷不易所守

委質為臣無有二心

國語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究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寮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嘆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於頃公與鼓子田于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勞身愁思以憂社稷者

戰國策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

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所入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盩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丨其丨丨其丨丨丨丨丨丨棼冒勃蘇是也

采薇作歌　史記伯夷傳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丨丨而食之及餓且死丨丨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持璧睨柱　史記藺相如傳趙惠文王時得楚和

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於是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視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其｜｜｜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

璧歸間至趙矣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

臣今頭與璧俱碎見上

終不與秦璧見上

秦王擊缻史記藺相如傳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

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不懌為一｜｜相如顧名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

張目叱之左右皆靡 見上

忠

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 史記田單傳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

與日月爭光 史記屈原傳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

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
也雖丨丨丨丨丨可也
蟬蛻濁穢見上泥而不滓見上不

侵為然諾史記陳餘傳廷尉以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
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
知之此固趙國立名
義丨丨丨丨丨者也
田橫二客史記田儋傳漢王立為
皇帝丨丨懼誅而與其
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
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乃
使使赦田橫罪而名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
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
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
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摇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
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
舉兵加誅焉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
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
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

而橫乃為庶人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

奏事彭越頭下　史記欒布傳臧荼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

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

孔車長者

史記主父傳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洨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為｜｜｜｜也注徐廣曰孔車洨人也沛有洨縣

大將軍揖客

史記汲黯傳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有｜｜反不重耶

蹈背出血氣絶復息

漢書蘇武傳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

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使衛律治其事虞常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熅火覆武其上丨其丨以丨丨丨武丨丨丨半日丨丨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

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駡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而屈身于外國何以女為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鬭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出武置大窖中絶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别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説足下虚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武曰我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

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于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于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于匈奴功顯于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元始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

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齧雪與旃毛幷咽見上**杖節牧羊節旄盡落**見上**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見上**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見上**留匈奴十九歲**見上**罷山郎**漢書楊惲傳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傳相放效惲為中郎將｜｜｜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注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朱雲折檻慶忌死爭**漢書朱雲傳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

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茍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不肯授璽 漢書霍光傳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不可得也光甚誼之

自劾吳章弟子 漢書云敞傳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為大司徒掾｜｜｜｜｜｜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

薰

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漢書兩龔傳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許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

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絰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廣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無多酌我我迺酒狂漢書蓋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illegible]後至寬饒曰｜｜｜｜｜｜｜｜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鬭坐皆大笑寬饒不說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惟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

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廼解

不肯

錄錄 漢書蕭望之傳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蒼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反抱關為望之曰各從其志

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 漢書蕭育傳後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

郭舜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為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按佩刀曰｜｜｜｜｜｜｜｜｜遂趨出欲去官

以一蕢障江河 漢書何武王嘉師丹傳贊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考其禍福乃效于後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賢之愛疑于親戚武嘉區區｜｜｜｜用沒其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者也

節過蘇武 後漢書耿恭傳車師畔與匈奴共攻恭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遣使招恭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帝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擊車師攻交河城敵人驚走車師復降蒙等便欲引兵還先是恭

遣軍吏范羌至敦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往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敵來大驚羌乃遥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敵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歿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為恭洗沐易衣冠至雒陽鮑昱奏恭｜｜｜｜于是封為騎都尉

煮鎧弩食筋革 見上

疾風知勁草 後漢書王霸傳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

六人同志不仕

王莽時 後漢書卓茂傳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並名重當時休字子衆哀帝初守新都令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簒位遣使齎元纁束帛請為國

師遂歐血扡病杜門自絶光武即位求休勲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擢龔勝子賜為上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書勲事在玄孫邕傳

雖在困厄授命不顧　後漢書伏隆傳張步欲留隆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閒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今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名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

幅巾詣河內　後漢書鮑永傳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絶光武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既

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丨丨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丨丨丨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慚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

貴戚且斂手避二鮑後漢書鮑永傳建武十一年徵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懼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嘗曰丨丨丨丨丨丨丨宜丨丨丨以丨丨丨其見憚如此

直心無諱後漢書郅惲傳太守歐陽歙請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訖歙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正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于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朋黨搆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

以惡為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歆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歆意少解曰實歆罪也敬奉觥惲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任不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惲不忠孔任是昭豺虎從政既陷誹謗又露所言罪莫重焉請收惲延以明好惡歆曰是重吾過也遂不譏而罷惲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惲厚見其言忤歆乃相招去曰子廷爭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埶必還｜｜｜誠三代之道然道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盡去之乎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惲業已彊之矣障君于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惲又去不可敬乃獨隱于弋陽山中

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

後漢書廉范傳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

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邪語遂絶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

卿何似我故功曹 見上

怪卿志膽敢爾 後漢書廉范傳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名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為漢等皆以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耶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曽祖丹臣之祖也帝曰｜｜｜｜｜｜｜因貫之由是顯名

獲一書加等二百 後漢書虞延傳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

氏屢請|||輒|||||信陽侯陰就迺訴帝譖延多所寃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薰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枉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于是貴戚歛手莫敢干法

爭禮

後漢書鄭衆傳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共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彊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之狀皆言匈奴中傳

衆竟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為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燉煌拜為中郎將使護西域

廷爭冤獄

後漢書寒朗傳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今耶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

見考因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思裁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莫不知其多寃無敢牾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因徒理出千餘人論寒朗之｜｜｜｜篤矣乎仁者之情也

七賢 後漢書袁閎傳黄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于陳謙以得免詔祕等門閭號曰｜｜按祕閎弟忠子

一門忠義 後漢書張酺傳郡吏王青者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衆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史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于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酺見之歎息曰豈有｜｜｜｜而爵賞不

及乎遂擢用極右曹

先人豈知王氏臘

後漢書陳寵傳及莽篡位名咸以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對曰我|||||||||乎

畏四知

後漢書楊震傳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予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贊震|||東去三載

埋輪

後漢書張綱傳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巡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惟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其車|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

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

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

二烈士

後漢書臧洪傳

徒為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惟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為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城陷生執洪紹齒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觖望非冀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為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為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為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

容少為諸生親慕於洪隨為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

不仕新室　後漢書蔡邕傳六世祖勳好黃老平帝時為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仕二姓哉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

薦舉前後七上　後漢書張奐傳奐與皇甫規友善奐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為言惟規——

利刃齒腐朽　後漢書范滂傳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

遷怒捶書佐朱雺雺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天
｜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按資宗資

下健者豈惟董公

後漢書袁紹傳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安卓按劒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

受劍

｜｜橫刀長揖徑出懸節于上東門而奔冀州

銜鬚

後漢書溫序傳序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敵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撾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劒序｜｜｜｜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

迫殺無令鬚汙土遂伏劍而死

說士猶甘於肉　後漢書李充傳鄧隲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以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隲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隲欲絕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遂出徑去隲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為子孫之計

關東觥觥郭子橫　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為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瞀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竟不虛也

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　魏志三少帝紀注漢晉春秋晉公既進爵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

荀顗並詣王顗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為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顗遂拜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

公王相去一階 見上

恐負名賢知顧 吳志三嗣主傳注襄陽記晉來伐吳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為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常｜不得其死｜｜｜｜今以身狥社稷復何遁耶莫牽曳之如是靚流涕放之去百餘步已見為晉軍所殺

可稱為孝 晉書明帝紀敦素以帝神武明略朝野之所欽信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大會百官而問温嶠曰皇太子以何德

稱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嶠對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丨丨丨矣衆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止

豈可以社稷輸人晉書賈充傳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為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丨丨欲丨丨丨丨丨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按誕諸葛誕

有魏貞士晉書安平獻王孚傳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丨丨丨丨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

立身行道終始若一見上

此兒乃敢彈我晉書敬王恬傳值海西廢簡文帝登阼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歎曰丨丨丨丨丨丨真可畏也

以禮進退晉書李憙傳景帝輔政命憙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憙到引見謂憙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憙得丨丨丨丨明公

以法見繩憙畏法而至帝甚重之

專車 晉書和嶠傳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為監嶠鄙勗為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

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 晉書劉毅傳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毅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毅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按暾劉毅子

三臺清肅 晉書劉毅傳惠帝復阼暾為左丞正色立朝｜｜｜｜

臺閣生風 晉書傅氏傳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于是貴游慴伏｜｜｜｜

捧白簡待旦 見上

寒苦自立 晉書閻纘傳光祿大夫劉寔｜｜｜｜終始不衰

寧可復草間求活 晉書周顗傳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

所

聞異於此 晉書何充傳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含時為廬江郡貪汙狼藉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敦默然

取蘇武節來 晉書何無忌傳西風暴急無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我｜｜｜｜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

嵇侍中血 晉書嵇紹傳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勿去

寢所乘車足不履地 晉書范粲傳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為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於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輔政名羣官會議粲又

不到朝廷以其時望優容之檠又稱疾閉門不出於是特詔為侍中持節使於雍州檠因陽狂不言丨丨丨丨丨丨丨子孫恒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

不為王門伶人晉書戴逵傳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名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丨丨丨

丨丨丨丨對使者破琴見上

二侍中有古人風烈晉書劉曜載記曜命起鄴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滈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曜大悅下書曰丨丨丨懇懇丨丨丨之丨丨丨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

董龍是何雞狗晉書苻生載記墮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強國如仇讎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墮曰丨丨丨丨丨丨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按墮王墮龍榮小字

不能為桓氏贅壻宋書

王裕之傳為天門太守裕之妻桓玄姊也裕之之郡玄時為荊州遣信要令過裕之至巴陵謂人曰靈寶見要正當欲與其姊集聚耳我||||||||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

比臧洪陳容

宋書沈攸之傳倉曹參軍事邊榮為府錄事所辱攸之自為榮鞭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為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不斷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歡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前死乞見殺兵不得行戮以告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之||及||||榮金城人也

非欲異物性所得耳

宋書沈懷文傳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沉

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調上謂故欲異己謝莊嘗
誡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
豈可一朝而變｜｜｜｜｜｜｜

效鄄君章 宋書謝莊傳為侍中領前軍將軍於時世祖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棨信或虛執不奉旨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讌從容曰卿欲｜｜｜｜邪

永初以來唯云甲子 宋書陶潛傳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而已

二王持平不送不迎 齊書王延之傳宋德既衰太祖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為之語曰｜｜｜｜

沈文季不能作伎兒 齊書沈文季傳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淵並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豫章王嶷又解之

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顔
色無異曲終而止按淵褚淵

眠牀上積塵埃

齊書虞愿傳褚
淵常詣愿不在見其｜｜｜｜｜｜有書數衮淵
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

梁書蔡道恭傳道恭疾篤乃
呼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諸
將帥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破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
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
持節謂僧勰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即｜｜｜｜｜
｜｜｜｜｜｜｜｜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

齊自應有侍中

梁書謝朏傳及齊受禪朏當日在直百僚陪
位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
云解璽授齊王朏曰｜｜｜｜｜｜乃引枕臥傳詔懼
乃使稱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
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
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

誓不爲人執筆

梁書江革傳
城既失守革

素不便馬乃泛舟而還逕經下邳遂為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患脚不拜延明將加害焉見革辭色嚴正更相敬重時祖暅同被拘執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銘革罵暅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荅今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幷祭彭祖文革辭以因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逾苦將加箠撲革厲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主討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暅還朝詔曰前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陵太守江革才思通贍出內有聞在朝正色臨危不橈首佐台鉉實允僉諧可太尉臨川王長史

牀非閹人所坐 梁書羊侃傳有宦者張僧胤候侃侃曰我｜｜｜｜｜｜竟不前之

志等松筠心均鐵石 梁書羊鴉仁傳贊鴉仁守義殞命可謂｜｜｜｜｜｜古之殉節斯其謂

乎

真司直 梁書沈浚傳侯景逼京城還御史中丞是時外援並至侯景表請求和詔許之既盟景知城內疾疫復懷姦計遲疑不去數日皇太子令浚詣景所景曰即已向熱非復行時十萬之軍何由可去還欲立効朝廷君可見為申聞浚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尚支百日將軍儲積內畫國家援軍外集十萬之衆將何所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廷邪景橫刃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明公親是人臣舉兵向闕聖主申恩赦過已共結盟口血未乾而有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刃乎不顧而出景曰是丨丨丨也然密銜之及破張嵊乃求浚以害之

號周舍方汲黯 梁書范述曾傳遷尚書主客郎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述曾為人謇諤在官多所諫諍竟陵王深相器重丨為丨丨太子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丨丨丨

經事蕭家決不奉命 陳書沈恪傳高祖受禪使中書舍人劉師

知引恪令勒兵入因衛敬帝如别宫恪乃排閤入見高祖叩頭謝曰恪身｜｜｜｜來今日不忍見許事分受死耳｜｜｜｜高祖嘉其意乃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

白日流名

陳書魯廣達傳弼攻敗諸將乘勝至宫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斬獲數十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於是乃就執禎明三年依例入隋廣達愴本朝淪覆遘疾不治尋以憤慨卒時年五十九尚書令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其棺頭為詩曰黃泉誰抱恨｜｜自｜｜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按弼賀若弼

何足以此懼人

南史謝淪傳明帝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淪淪與客圍棋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明帝即位淪又屬疾不知公事蕭諶以兵臨起之淪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

取燭遣兒朏又無言

南史

王儉傳先是齊高帝為相欲引時賢參讚大業時謝朏為長史帝夜名朏却人與語久之朏無言惟有二小兒捉燭帝慮朏難之仍｜｜｜｜｜｜｜帝乃呼左右

以壽為戚

南史王琨傳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畫輪獺尾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既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噎不自勝

索火燒車

南史褚炤傳常非彥回身事二代彥回子賁往問訊炤炤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炤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拜司徒賓客滿坐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彥回性好戲以軺車給之炤大怒曰著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之馭人奔｜乃免

甑草食土

南史庾域傳魏襲巴西域固守城中糧盡將士皆｜｜｜｜無有離心

乃可死作惡鬼

不能生爲叛臣

魏書宗室顯和傳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擒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慚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泰州刺史

大司馬嚴而秉法

魏書安定王休傳車駕南伐領大司馬高祖親行諸軍遇休以三盜人狗於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陛下將遠清衡霍故親御六師跋涉野次軍行始爾已有姦竊如其不斬何以息盜請必行刑以肅姦慝詔曰大司馬執憲誠應如是但因緣會朕聞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高祖謂司徒馮誕曰|||||||諸軍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

聲氣不撓

魏書劉潔傳潔性彊力多智數

從征討有功進爵會稽公河西胡張外建興王紹等聚黨為逆潔與永安侯魏勤率衆三千人屯於西河以鎮撫之又與勤及功勞將軍元屈等擊吐京叛胡時離石胡出以眷引屈丐騎斷截山嶺邀潔潔失馬登山力戰矢刃俱盡為胡所執送詣屈丐潔｜｜｜｜呼其字而與之言神色自若屈丐壯而釋之

給騎人弱馬

魏書古弼傳世祖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令給弱者世祖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世祖常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為筆公弼屬官惶怖懼誅弼告之曰吾以為事君使畋獵不適盤遊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馬之志闚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為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何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世祖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

烈頭可得羽林不

可得 魏書于烈傳世宗即位寵任如前咸陽王禧為宰輔權重當時曾遣家僮傳言於烈曰須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領軍可為差遣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輔領軍但知典掌宿衛有詔不敢違理無私給奴悃然而返傳烈言報禧禧復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而答曰向者亦不道王非是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入所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禧惡烈剛直遂議出之

何能苟求富貴 魏書盧義僖傳齊王蕭寶夤啟為開府諮議參軍辭疾不赴尋兼司空長史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儁勸其干謁當途義僖曰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違心苟免非臣之意也

魏書高允傳是時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為浩信待見浩所注詩論語尚書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並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藏之秘府班

浩所注命天下習業并求勅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表薦湛有著述之才既而勸浩刋所撰國史於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筆之跡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恭宗使東宮侍郎吳延召允仍留宿宮內翌日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請曰為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既入見帝恭宗曰中書侍郎高允自在臣宮同處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雖與浩同事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世祖召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綜務處多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允是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世祖問如東宮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謬參著作犯逆天威罪應滅族今已分

死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
臣臣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謂恭宗曰直哉
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不亦難乎且對君以實
貞臣也如此言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
浩前使人詰浩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
時世祖怒甚勅允為詔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
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
為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
以犯觸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執允恭宗拜請世祖
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
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恭宗後讓允曰人當知
機不知機學復何益當爾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不從
人言怒帝如此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東野凡生
本無宦意屬休延之會應旌弓之舉釋褐鳳池仍參麟
閣尸素官榮妨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
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

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孤負聖恩自貽灰滅即浩之跡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謇諤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大造之慈｜｜｜｜｜｜｜｜恭宗動容稱歎論史臣曰依仁游藝執義守喆其司空高允乎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物卒悟明主保已全身自非體隣知命鑒照窮達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

抗雷電之氣 見上

豈足令臣曲筆 魏書游肇傳肇之為廷尉也世宗嘗私敕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也其執意如此

何可自同凡俗 魏書裴粲傳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惟長揖

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梁曰｜｜｜｜｜｜｜也

程嬰杵臼何如人

魏書汲固傳為兖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民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復回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藏之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産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為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郎婆後高祐為兖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為主簿

潛還不復回顧

見上

論國家大事非為危酒

北齊書趙郡王琛子叡傳叡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内任并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為兖州刺史太后曰士開舊經驅使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數日之内太后數以為言有中官要人知太后密旨謂叡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叡曰吾國家事重死且不避若貪生苟全令國家擾攘非吾志也况受先

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主幼沖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遂重進言詞理懇切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言訖便出其夜叡方寢見一人可長丈五臂長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叡叡良久遂失所在叡意甚惡之便起坐獨歎曰大丈夫命運一朝至此恐為太后所殺且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叡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豈容令婦人傾危宗廟且和士開何物豎子如此縱橫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殿下勿入慮有危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為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不被執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而殺之

能逐飛追走遠事使人　北齊書李繪傳河閒守崔諶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翎羽繪答書曰翎有六翮飛則沖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奉

熨斗　隋書李渾傳渾字金才穆第十子也姿貌瓌偉美鬚髯起家周左侍上士尉迥反於鄴時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為迥所誘遣渾乘驛往布腹心穆遽令渾入京一一一於高祖曰願執威柄以熨安天下也高祖大悅

筆不可得　隋書劉行本傳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為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一一一一帝驚視問之行本言於帝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

位非徐廣情類楊彪　隋書榮毗傳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為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建緒與高祖有舊及為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高祖不悅

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丨丨丨丨丨丨丨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煮犀甲腰帶而食**隋書劉宏傳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宏城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丨丨丨丨丨丨及剝樹皮丨丨之一無離叛**何敢擬議國士**隋書楊善會傳建德既下信都復擾清河善會逆拒之反為所敗嬰城固守賊圍之四旬城陷為賊所執建德釋而禮之用為貝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丨丨丨丨丨丨恨吾力劣不能擒汝等我豈是汝屠酤兒輩敢欲更相吏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積金至斗情不可移**舊唐書尉遲敬德傳隱太子巢剌王元吉將謀害太宗密致書以招敬德仍贈以金銀器物一車敬德辭建成怒是後遂絕敬德尋以啟聞太宗曰公之素心鬱如山嶽丨丨丨丨知公丨丨丨丨送來但取寧須慮也若不

然恐公身不安且知彼陰計足為良策

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舊唐書韋思謙傳思謙在憲司每見王公未嘗行拜禮或勸之荅曰——————柰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

名義至重神道難欺舊唐書宋璟傳長安中倖臣張易之誣搆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鳳閣舍人張說令證之說將入于御前對璟惶惑迫懼璟謂曰————————必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顏流貶芬芳多矣或至不測吾必叩閤救子將與子同死努力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說感其言及入乃保明元忠竟得免死

萬代瞻仰在此舉見上

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終無搖動舊唐書李元紘傳遷雍州司戶時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公主方承恩用事百官皆希其意旨元紘遂斷還僧寺竇懷貞為雍州長史大懼太平勢促令元紘改斷元紘大署判後曰——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竟 皁雕 舊唐書王志愔傳神龍年累除左臺御史執正不撓懷貞不能奪之加朝散大夫執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為丨丨言其顧瞻人吏如鵰鶚之視燕雀也

盧杞之詞不正 舊唐書蕭復傳盧杞奏對於上前阿諛順旨復正色曰丨丨丨丨丨丨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頗輕朕遂令往江南宣撫

頭可斷舌不可禁 舊唐書柳渾傳時張延賞與渾同列延賞怙權矜已而嫉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相公柳渾丨丨丨而丨丨丨丨也自是為其所擠

以筆塗詔 舊唐書李藩傳時河東節度使王鍔用錢數千萬賂遺權倖求兼宰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即以筆塗兼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丨丨丨丨耶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

恐

無呈身御史 舊唐書韋澳傳登第後十年不仕伯兄温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温請用澳為御史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温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曰然丨丨丨丨丨竟不詣元裕之門

膽落于温御史 舊唐書温造傳李祐自夏州入拜金吾違制進馬一百五十匹造正衙彈奏祐股戰汗流祐私謂人曰吾夜踰蔡州城擒吴元濟未嘗心動今日丨丨丨丨丨丨吁可畏哉

嚼齒皆碎 舊唐書張巡傳及城陷尹子奇謂巡曰聞君每戰眥裂丨丨丨丨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氣吞逆賊但力不遂耳子奇以大刀剔巡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巡大罵曰我為君父義死爾附逆賊犬彘也安能久哉

剖心 舊唐書安金藏傳或有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窮鞫其狀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唯金藏確然無辭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丨丨丨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

其胸五藏並出流血被地因氣絶而仆則天聞之令舉入宮中遣醫人却内五藏以桑白皮為線縫合傅之藥經宿金藏始甦則天親臨視之歎曰吾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

不愿不狂其名不彰

舊唐書李邕傳初内史李嶠及監察御史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由是名拜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推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階下進曰臣觀宋璟之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宋璟所請既出或謂邕曰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何為造次如是邕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若不如此後代何以稱也

長揖頡利

唐書漢陽郡王瓌傳高祖使持幣遺突厥頡利可汗言和親事頡利始見瓌倨甚瓌開説示以厚幣乃大喜改容加禮因遣使隨入獻名馬後復聘頡利謂其下曰前瓌來悔不少屈之當使拜我瓌伺知之既見頡利即長揖頡利怒留不遣瓌意象

自若不為屈虜知不可刼卒以禮遣

今日之行正當先驅二兒

唐書屈突通傳從討王世充時通二子在洛帝曰今以東略屬公如二子何通曰臣老矣不足當重任然疇昔陛下釋俘纍加恩禮以蒙更生是時口與心誓以死許國｜｜｜｜｜｜｜｜｜｜｜死自其分終不以私害義帝太息曰烈士狗節吾今見之

儒生有膽

唐書溫廷皓傳龐勛反以刃脅廷皓使為表求節度使廷皓給曰表聞天子當為公信宿思之勛喜歸與妻子決明日復見勛索表倨答曰我豈以筆硯事汝耶其速殺我勛熟視笑曰｜｜｜｜耶吾動衆百萬無一人操檄乎因之更使周重草表彥曾遇害廷皓亦死詔贈兵部郎中

逢帝甚怒神色不徙

唐書魏徵傳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而天子亦為霽威議者謂賁育不能過

權戚縮氣

唐書魏謩傳宣宗嗣位移鄆商二州刺史名授給事中遷

御史中丞發駙馬都尉杜中立姦贓｜｜｜｜

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

唐書王珪傳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脩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誚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為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帝默然慚

以聲利為汙

唐書蕭俛傳性簡絜｜｜｜｜｜疾邪太甚孤特一槩故輕去位無所藉

孤特一槩

見上

還陛下此笏

唐書褚遂良傳帝將立武昭儀名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

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何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柰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乞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

州司馬折威風 唐書杜景佺傳出為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徙州司馬詔未下欲即視事先笞責吏以示威景佺謂曰公雖受命為司馬州未受命何急數日祿邪嗣業怒不聽景佺曰公持咫尺制真偽莫辨即欲攪亂一府歟業揚州之禍非此類邪叱左右罷去既乃除荆州司馬吏歌之曰錄事意與天通｜｜｜｜｜｜

由李下無蹊徑 唐書李乂傳進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等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是寢知名

即劾大夫又誰白 唐書蕭至忠傳中宗神龍初為御史

中丞始至忠為御史而李承嘉為大夫嘗讓諸御史曰彈事有不咨大夫可乎衆不敢對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請奏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者｜｜｜｜哉承嘉慙

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 唐書宋璟傳璟後遷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覩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易之等貴寵臣言之且有禍然激於義雖死不悔后不懌姚璹遽傳詔令出璟曰令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勑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

抗聲析句 唐書畢構傳神龍初遷中書舍人敬暉等表諸武不宜為王構當讀表｜｜｜｜｜｜｜左右皆曉知三思疾之出為潤州刺史政有惠愛

無書賄入權家 唐書沈傳師傳傳師

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師固拒曰誠爾顧罷所授

誠爾顧罷所授 見上

奪笏奮擊 唐書段秀實傳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其象｜｜｜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之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匍匐走賊衆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

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 唐書顏真卿傳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其衆退乃就館逼使上疏雪已真卿不從乃詐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真卿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它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我無兵戮汝尚說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名真卿使

倡優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
烈大慙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
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
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顔常山否吾兄也禄山反
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絶於口吾年且八十官太
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色希烈
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阬之真卿見
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為張伯儀敗希烈令齎旌節首
級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
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洩曾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
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
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
｜｜｜｜｜｜與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
安華至其所積薪于廷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
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
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

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耳何詺云遂縊殺之

腕可斷麻不可草 唐書韓偓傳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上言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縗而召可也何必使出我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士使馬從皓逼偓求草偓曰｜｜｜｜｜｜｜從皓曰君求死耶偓曰吾職內署可默默乎

撫方面不能保所守尚何視息 唐書李元通傳拜定州總管為黑闥所破愛其才欲以為將元通曰吾當守節以報烏能降志賊邪不聽因之故吏有餉飲餽者元通曰諸君見哀吾能一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能劍舞可借刀守士與之曲終仰天太息曰大丈夫｜｜｜｜｜｜｜｜｜｜｜邪乃潰腹死帝為流涕

舍胡而絕 唐書顏杲卿傳杲卿晝夜戰井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履

謙同執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杲卿不答遂并盧逖殺之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詈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詈否杲卿｜｜｜｜

髮動　唐書顏杲卿傳初杲卿被殺狗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夕見夢帝寤為祭後湊歸髮于其妻妻疑之｜若｜云

置指示信　唐書張巡傳巡使南霽雲如臨淮告急賀蘭進明無出師意霽雲泣曰主將之命不達請｜一｜以｜｜｜歸報中丞也因拔刀斷指一座大驚

雙廟　唐書張巡傳大中時圖巡許遠南霽雲于凌烟閣睢陽至今祠享號｜｜云為出涕

殺妾大饗　唐書張巡傳初睢陽穀方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餫濮陽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

糧即叛至是食盡士曰賊米一勺齕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癯劣不能彀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傅堞巡出鉤干拄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士多餓死存者皆瘦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饑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煑鎧弩以食按巨號王巨

羅雀掘鼠 見上

不殺公得名殺我吾得名 唐書蔡廷玉傳諷泚出金幣禮士又勸歸貢賦助天子經費獻牛馬係道儲庤為單因勸泚入朝泚將聽諸校怒縛廷玉辱之廷玉無撓辭泚不忍殺囚歲餘出之謂曰而亦悔乎廷玉曰尊公為逆即悔勉公以義何悔為復縶滿歲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曰｜｜我｜｜｜｜｜｜｜｜｜泚不能屈待如初

惟知事一人 唐書石演芬傳石演芬者本西域胡

人事懷光至都將光親信富為假子懷光軍三橋將與朱泚連和演芬使客郜成義到行在言懷光無破賊意請罷其總統成義走告懷光子璀懷光名演芬罵曰爾為我子奈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宜即死對曰天子以公為股肱公以我為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不負公且我胡人無異心｜｜｜｜｜不呼我為賊死固吾分懷光使士臠食之皆曰烈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頸

當取白麻壞之

唐書陽城傳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閤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為皇太子為開救良久得免敕宰相諭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哭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

惜庫物

五代史張承業傳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蒱博

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為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為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為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劒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托之命誓雪家國之讐今日為王｜｜｜而死死不愧于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歐寶踣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諂諛自容邪

魯直 宋史魯宗道傳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納諫之虛名耶臣竊恥尸祿請得罷出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蓋思念之

馬能看人眉睫以冀推挽 宋史李垂傳李康伯謂也曰舜工文學議論稱于

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盡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趙炎附熱｜｜｜｜｜｜｜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卒

獨龐醇之天子御史

宋史龐籍傳名為殿中侍御史章獻太后遺誥章惠太后議軍國事籍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燔之又奏陛下躬親萬機用人宜辨邪正防朋黨擢進近列願採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宰相意｜｜｜｜｜｜｜｜也

笑比河清

宋史包拯傳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黃｜｜

豈有識面臺官

宋史吳中復傳通判潭州御史中丞孫抃薦為監察御史初不相識也或問之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耶

殿上虎

宋史劉安世傳初除諫官在職累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

怒則執簡卻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書縮悚汗目之曰｜｜｜一時無不欽慴

身騎箕尾氣作山河 宋史趙鼎傳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曰｜｜｜｜｜｜歸天上｜｜｜｜｜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

買婢名昌奴 宋史徐俯傳靖康中張邦昌僭位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其弟昌辰避邦昌皆改名俯｜｜｜｜｜遇客至即呼前驅使之

對案相詬 宋史翟汝文傳先是汝文在密檜為郡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用之然汝文性剛不為檜屈｜｜｜｜至目檜為濁氣

目為濁氣 見上

龍闘 宋史趙雄傳時金將起河南之役謀盡以諸陵梓宮歸于我上命雄出使賀生辰仍止奉遷陵寢及正受書儀雄既見金主爭辨數四其臣屢喝起雄辭益力卒得請金人謂之｜｜

鑿池芝山後圃 宋史江萬里傳大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為遊騎所執

大詬欲自戕旣而脫歸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及饒州城破軍士執萬項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按萬項萬里弟

止水 見上

麻衣躡屨東鄉而哭 宋史謝枋得傳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人不識之以為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按師夔呂師夔

賣卜建陽市 見上

安能與國賊博 遼史耶律義先傳改南院宣徽使時蕭革同知樞密院事席寵擅權義先疾之因侍讌言于帝曰革狡佞喜亂一朝大用必誤國家言甚激切不納它日侍宴上命羣臣博負者罰一巨觥義先當與革對憮然曰臣縱不能進賢退不肖｜｜｜｜｜｜哉帝止之曰卿醉矣義先厲聲詬不已

上大怒賴皇后救得解

宮僚有詭隨者必稱楊詹事以愧之 金史楊伯雄傳大定十二年改沁南軍節度使名為翰林學士承旨復權詹事伯雄知無不言匡救弘多後｜｜｜｜｜｜人｜｜｜｜｜｜｜｜｜

不進扇 金史高汝礪傳承安元年七月入為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時侍臣皆迴避上所御涼扇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奏事畢上謂宰臣曰高汝礪｜｜｜可謂知體矣

拗頭南向 金史强伸傳天興二年六月行省胡土率衆走南山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人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伸宛轉不肯進强挾之將見大帥塔察及中京七里河伸語不遜兵卒相謂曰此人乖角如此若見大帥其能降乎不若殺之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吾貸汝命伸不從左右力持使北面伸｜｜｜｜遂殺之

當作横嶺神 金史

楊達夫傳嘗主鄠縣簿事一從簡吏民樂之達夫亦愛其山水之勝因家焉日以詩酒自娛了無宦情會有詔徙民東入關達夫與衆行及韶避兵于州北之横嶺為遊騎所執將褫衣害之達夫挺然直立馬首略無所懼稍侵辱之即大言曰我金國臣子既為汝所執不過一死忍裸袒以黷天日耶遂見殺兩山潛伏之民竊覩之者皆相告曰若此好官異日祠之｜｜我｜｜之｜

人臣無公諱 金史王競傳遷尚書禮部員外郎時海陵當國政由已出欲令百官避堂諱競言｜｜｜｜｜遂止

為天子耳目不為臺臣鷹犬 元史呂思誠傳移浙西達識帖睦邇時為南臺御史大夫與江浙省臣有隙嗾思誠劾之思誠曰吾｜｜｜｜｜｜｜｜｜｜｜也不聽

尸諫 劉向新序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

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丨丨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名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鰌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懼者吾私死義吾公

劉向新序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丨丨丨也丨丨丨丨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

節士不以辱生

劉向新序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冬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

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毋沒爾家宜止之請為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松柏之志猶存劉義慶世說南陽林世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荅曰｜｜｜｜｜｜

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劉義慶世說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馬仲祖曰聊以充虛而苦辭真長曰｜｜｜｜｜｜｜｜｜｜

風馬不接無緣扈從劉義慶世說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桓敬祖要王參軍同行王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

洛水石豈盡反

劉肅大唐新語李昭德則天朝諛佞者必見擢用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詣闕請進諸宰臣詰之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進昭德叱之曰||中||||||耶左右皆失笑

不敢燒尾 劉肅大唐新語

景龍末朝綱失叙風教既替公卿大臣初拜命者例許獻食號為燒尾時蘇瓌拜僕射獨不獻食後因侍讌宗晉卿謂瓌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憙乎中宗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湧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耳晉卿無以對

復為布衣何為不可 晁氏客語元祐末純夫數上疏論時事其言尤激切文潛少游懇勸不回其子冲亦因間言之公曰吾出劍門關稱范秀才令||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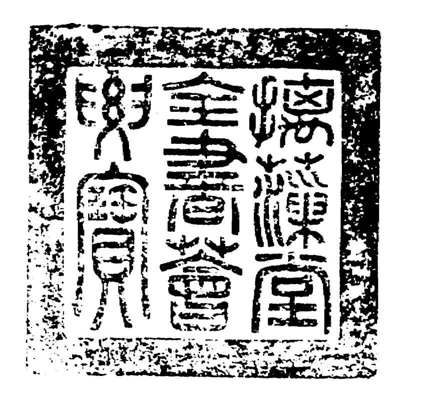
魚頭公 王鞏國老談苑魯宗道為參政以忠鯁自任嘗與宰執議事時有不合者宗道堅執不回然多從宗道所論時人謂曰|||

有史官書

王銍國老談苑雷德讓判大理寺一日有疑讞非次之請對時太祖放鷙禽於苑見德讓奏曰陛下以放禽為急刑獄為常臣竊未諭上怒舉持玉鉞撞之二齒墜地德讓拾而結于帶中上謂曰汝待訴我耶德讓曰臣安敢訴陛下自｜｜｜上悔厚賜遣之

異時不欲附姦臣傳　陳隨隱漫錄青溪汪

初華長沙出錫器歸舟有錫熱小罷每對之不樂｜｜｜氏曰吾憤其直而得之者庸何傷曰居官不欲為奈何以是汙我楊命投之江中始無媿色蔡京當欲得知名士附已以國子博士名力辭不就或潛問其故曰吾｜｜｜｜｜｜｜｜｜耳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裘　謙

謄録舉人臣董凝極